內地會創始人

戴德生傳



目錄　下卷

第一段　「往野外去」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六年　二十八至三十四歲
第一章　四年埋頭苦幹　二十八至三十二歲……一
第二章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三十二歲……四
第三章　「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　三十三歲……六
第四章　不可不有的差會　三十三歲……九
第五章　「照祂……的大能」　三十四歲……一四
第二段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八年　三十四至三十六歲
第六章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三十四歲……一七
第七章　尋覓安息的地方　三十四歲……一八
第八章　「甚願你賜福與我」　三十四至三十五歲……二〇
第九章　「擴張我的境界」　三十五至三十六歲……二三
第三段　「暗中的寶藏物」
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　三十六至三十八歲
第十章　一個敞開的門戶一點微小的力量　三十六歲……二七

目錄

第十一章　最黑暗的時候　三十六至三十七歲……二九
第十二章　更換的生命　三十七歲……三三
第十三章　耶穌眞能滿足我心　三十七至三十八歲……三九
第十四章　「永遠不渴」　三十八至三十九歲……四三
第四段　「在神凡事都能」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七年　三十九至四十五歲
第十五章　你（神）存到永遠　四十歲……四七
第十六章　逢春花木欣欣向榮　四十至四十一歲……四九
第十七章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四十一至四十二歲……五一
第十八章　「輭弱變爲剛強」　四十二至四十三歲……五四
第十九章　神的信實　四十三至四十四歲……五六
第二十章　華西門戶　四十四至四十五歲……五九
第五段　埋沒的生命，豐盛的果子
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年　四十六至四十九歲
第二十一章　爲愛耶穌的緣故　四十五至四十七歲……六一
第二十二章　「祂在前頭走」　四十七至四十八歲……六三
第二十三章　爲福音勞苦的婦女們　四十八至四十九歲……六五
第六段　漲潮

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七年　四十九至五十五歲
第二十四章　七十個基督精兵　四十九歲……六八
第二十五章　更深處　五十歲……七〇
第二十六章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五十一至五十二歲……七二
第二十七章　進步的代價　五十三至五十四歲……七三
第二十八章　福樂之日　五十四歲……七五
第二十九章　求神年內再遣百員教士　五十四至五十五歲……七八
第七段　更廣的使命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五年　五十六至六十三歲
第三十章　基督與我之間知者能有幾人　五十五至五十六歲……八〇
第三十一章　十字架並不輕省　五十六至五十七歲……八二
第三十二章　「如鷹展翅上騰」　五十七歲……八三
第三十三章　「給凡有血氣者」　五十七至五十八歲……八五
第三十四章　絡續來華的一千教士　五十八至五十九歲……八七
第三十五章　掘深水道　五十九至六十歲……八九
第三十六章　前進　六十至六十一歲……九一
第八段　因愛，勞苦到最後一分鐘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　六十三至七十三歲

目錄

第三十七章「我的杯你們能喝麼？」六十三歲……九四
第三十八章 再前進 六十四至六十七歲……九五
第三十九章「父啊！是的……」六十七至六十八歲……九七
第四十章 風浪中的休息 六十八至七十二歲……九九
第四十一章「祂的道是完全的」七十二至七十三歲……一〇〇
第四十二章「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一〇三
編後……一〇八

戴德生傳 下卷終

第一段 「往野外去」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六年　二十八至三十四歲

第一章　四年埋頭苦幹

二十八至三十二歲

戴德生回英國的主要目的在恢復健康，因爲在中國經過六年半的勞苦，他的身體已經弱到極點，迫不得已，帶家眷回國。到了英國之後，他的心念念不忘中國，尤其是寧波。他寫信給他的父母說：「你們知道，作父母的把生病的小孩留在遠處，心裏是何等的牽掛。現在我們正掛念着留在中國有病的屬靈小孩，但是我們有甚麼辦法呢？我們不能立刻回去。我們知道這些屬靈小孩是何等需要我們，但是我們回國所要達到的目的，完全沒有達到。我們只可盼望最好的結果，同心禱告，求主的靈在這些軟弱小羊的心裏作工，因爲他們是祂的寶血所贖的。是的，祂要將小羊抱在懷裏，祂比我們更愛這些小羊。」

戴氏和英國不但想念中國，更是不斷爲她禱告，而且爲中華埋頭苦幹。他一到倫敦，就開始大在英聖經公會及中國基督聖教書會接洽，請求他們刊印他所打算要修改的寧波新約聖經，讚美詩，及其他福音書籍，竟就擱了將近三個禮拜，方才到巴因斯力去看他親愛的父母。

回英之後戴氏究竟辦了甚麼事？第一是爲醫病。這是他回國的主要理由，然而他却不甚注意這一點。第二是爲完成他未了的醫學課程。爲上課及實習的便利，他在倫敦東區近醫院地方，租一間小房子，並在那邊住了二年。一八六二年，即回國二年之後，畢業醫學

。第三是為中國找到二位教士，宓道生夫婦。他們於一八六二年一月出發到中國來幫助卓恩賜夫婦。不久以後，卓氏、宓道生太太及她的女兒先後去世。戴氏對他們的接濟很有秩序，賬目的記錄也很清楚，因為他單獨仰望神，所以神恩夠用。

第四是修改寧波語新約聖經，讚美詩，及其他福音書籍。這一類工作最繁重。他每天平均工作十個鐘頭以上，有時一天寫到十三點半鐘之久。此外還要寫信，會客，開會，讀聖經，禱告，並為窮苦人看病。其工作之忙，實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然而靠主的恩典，他不但作了，而且健康也恢復了。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他們因着信就變為剛強。」他對修改寧波語新約聖經一事特別注意。不但工作如此繁忙，他的信心和忍耐同時經過澈底的試驗，對他以後的成就大有裨益。戴夫人及王來君是他的大幫手。在這工作的過程中他遇到激烈的反對，當時他心中有二種強烈的痛苦：即放棄過去對這工作的心血，及使他回寧波的日期遲延。他完全依靠禱告，真實的將每一細則，每一需要放在禱告中。他的禱告終於得到完滿的答應。所修改的寧波語新約聖經得以出版。

第二章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三十三歲

一八六五年九月，蘇格蘭柏特開第三次蘇格蘭基督教靈修大會。代表二千人，都是教會著名人士。戴氏託人介紹，請求大會給他幾分鐘，將中國迫切的需要報告給各代表。大會主席略閱介紹書，對這位陌生青年說：「你一定誤會了大會的性質，這會是為屬靈的造

就啊！」戴氏不服主席的話，據理力爭，方纔准他登台說話。輪到他演講的時候，他十分緊張，登台時，從頭到脚戰抖，扶着講台的欄杆而上，先請聽衆低頭禱告。對神說話是他所熟練的，非常容易。各代表一聽見他的禱告，肅然起敬，心門已被打開，因爲他的禱告誠摯而大有能力，十分天眞，透露一種和神親密的關係，而喚起信徒對神篤信不疑的渴慕。禱告未完，全場異常肅靜，大家聚精會神，側耳而聽。

戴德生一開口卽入本題，彷彿魂遊中國，追述第二祖國一件希奇的事：他坐在帆船裏，從上海開往寧波。同船的人有一位曾在英國居住的中國人，名叫彼得。船近松江的時候，戴德生在船艙裏忽然聽見撲通一聲，卽聞喊叫聲：「有人掉下水去了！」戴氏立刻跳上甲板，周圍一看，不見彼得。「是的，」船夫說：「就在那裏掉下去。」說時態度冷淡，若無其事。下帆跳入水營救，立刻可以辦到，但是這時潮水急退，不容易逆流游泳，況且岸上無草木，毫無目標可以認墜水之處。如果慌忙入水亂摸，必無效果，空費時間，遺誤事機。正在無可奈何，痛苦萬分的時候，忽然看見幾個打魚的人，手拿撈網，正是所需要的東西。「趕快來！」他抱着希望大聲喊：「趕快到這裏來撒網！有一個人掉在水裏，快淹死了！」「不方便！」這是漁夫怪謬的答復。戴氏說：「不要說『不方便』，趕快來，否則來不及了！」漁夫說：「我們打魚很忙。」戴氏說：「不要只管打魚，來吧，馬上來，我會多給你們錢」。漁夫說：「你給我們多少錢？」戴氏說：「五塊錢，不要站着說話，趕快救命！」他們從對岸喊叫過來：「太少！我們非有三十塊錢不來。」戴氏說：「我沒有那麽多的錢，我把所有的錢都給你們。」漁夫說：「你到底有多少錢？」戴氏說：

「哦我不知道，大概十四塊錢吧！」他們來了。第一網就把淹沒的人撈起來，可是不管戴氏如何努力用人工呼吸施行急救，都是無效。彼得的生命本來很容易救，但因漁夫的忍心害理，麻木不仁，而被犧牲了！

講到這裏，聽衆莫不義憤塡胸，詫異天下竟有這種極端麻木自私的人。戴氏誠懇的聲音繼續講下去：「難道身體比靈魂的重要性大得那麼多嗎？我們定這些拜偶像的漁民的罪，我們說『他們犯了殺人的罪，因爲他們很容易救人而不救』。但我們讓數萬萬人民永遠滅亡而不救，這怎麼講呢？主明明白白命令我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你們作了沒有？還有聖靈責備我們的話：『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你若說『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麼？保守你命的，豈不知道麼？他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麼？』箴言第廿四章十一至十二節。

「你說：『我沒有得到特別的呼召，叫我到中國去。』這種推諉的話可不行；現在我已將這些事實擺在你們的面前了，今後你們取甚麼態度？現在你們應當自問：『我有甚麼特別的呼召叫我住在家鄉？』如果在神的面前你不敢說，你有特別呼召叫你住在家鄉，那麼你爲甚麼不服從主叫你出去的命令？就說你十分淸楚，叫你留在本鄉的，不是娛樂，生意，或是個人的高興，而是責任，那麼你是否盡心盡力爲這些缺乏的人禱告？你有沒有利用你的地位和力量促進神的國度在他們中間？在金錢上，你是否作合理的奉獻，幫助救人靈魂的工作？」

「或者有人說：『到中國內地傳福音的路，現在還沒有開。』這卻不然，以前或者可

以這樣說，但是無論如何，現在在中國內地傳福音的路早已通了。在下次的年會之前，一千二百萬的中國人已經離世，無法拯救了；我們到底作了甚麼事能叫他們知道基督救人的福音？我們常唱：

風啊！願你快吹送， 直到福音遍地極。

風不能吹送福音，可是祂能吹送我們。主命令我們每一個人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你是不是要對神說『不方便』？你是不是要對祂說你現在打魚，太忙，買了一塊地，五對牛，纔娶了妻，或是其他不能順服的原因？祂肯不肯接受這種託辭？我們是否忘記了我們都要站在主耶穌的臺前受祂的審判？請你們記住幾萬萬人還沒有聽見福音的中國，爲此禱告，勞碌，不然的話，你們將要得罪自己的靈魂」。

聽衆對這一番話得到極深刻的印象，默默散會。許多人跑來和戴氏作個人的談話，問他許多事，又保證願意和他合作，並盡力幫忙。內中有人成爲內地會有力的終身贊助人。

修改的寧波語新約聖經的出版問題已得解決，但尚有另一極重要問題：卽如何使中國內地千萬人民有聽福音的機會。他書房裏的牆上掛着中國地圖，桌上放着翻開了的聖經。這地圖與聖經有密切的關係：他的眼睛看他們，心靈却領受神的話語及切望中國的迫切需要。在寧波時，他因着工作的繁忙，無法多多想起更重要問題，就是廣大內地的需要，自己也無法滿足這需要。到了英國，他受着聖經及中國地圖的提醒，對這問題非常關心。唯一方法使他心中的重担得着減輕，乃是把這問題放在禱告中。此外，他也爲此事向各差會代表申訴。他們心表同情，但是覺得二個困難：卽經濟及適當人事的缺乏，並且一八六

〇年准許外國人到中國內地旅行及居住的條約，當時尚未實行。他深信神差遣祂兒女到普天下傳福音的命令不受經濟及政治的限制。祂豈不配使我們絕對信靠順服祂麼？當宓道生夫婦到中國後，他及少數同道傾心吐意的為這問題向神祈求。在靜寂的四年將結束時候，他的心靈已有準備，並得到神對這問題的亮光。

第三章　「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　三十三歲

一八六四年十月六日，戴氏搬到一個較大的住所，以應擴大工作的需要。他的傢具極少，所以搬家事情既省又快；當天，他就在新會所演講「中國」。但若與他心中遠大的眼光比較，這會所仍是微小，他的心靈極其謙卑。

約在這時候，戴氏又送出三個教士到寧波差會去。這三人就是巴克敵和郭郎筆二先生及施金娜小姐（到寧波後即與郭郎筆結婚）連同宓道生夫婦共五人，與戴氏及同道數年禱告所求的正相符合。

這時戴氏所屬教會的牧師請他寫幾篇介紹寧波差會的文章，他答應了，並寫好了。主筆路易氏將原稿送還，並告訴戴氏說：「大著至為重要，然雜誌銷路不大，請將內容擴張到全中國內地，以便設法大量推銷，廣事宣傳。」那時戴氏本想就要回中國，沒有工夫寫。後來因有意外的變動，暫緩來華，所以就答應照辦，開始搜集各種統計。看到中國人口之多，信主的人寥寥無幾，有許多內地省分，簡直連一個信徒也沒有，又查出各公會在中國的教士一共只有一百十五人，近來竟減至九十一人，而這九十一人都住在五個通商口岸

。他想到教會這樣忽視中國廣大迫切的需要，非常着急，認為這是基督教先知先覺的奇恥大辱，也就是他們不可寬恕的失職之罪，他已盡了他個人最大的努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都不肯領導，其他則人微言輕，有甚麼辦法呢？只好等候主，聽其自然。但是良心卻不准許他這樣輕易卸責。他還可以用信心禱告，求主差遣工人，不容輕輕放棄。主說：「我何時指着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以西結書第三章十八節）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戴氏這樣寫：「我知道神在對我說話，我知道禀着禱告祈求，神要差遣作工的人，並供給他們的需要，因為耶穌的名是尊貴的，父神必因祂的名，聽我們的禱告。但是在這裏，不信的惡心出來了：『假使神給你工人，並且到中國去了，將來必有試煉，他們的信心或將失去，豈不是要怪你將他們拖入絕境嗎？你有沒有本領去應付這種痛苦的局面？自然沒有這種本領。』上面的推測，乃是不信的心所發的自私念頭。魔鬼要人想：禱告能把人帶入迷樓，讓他自己想法子找出路。那時我還不懂那差遣工人並供給他們的需要之主，必有能力維持下去，就是中國的內地，亦非例外。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在中國每月有萬人不得神而死。這一點使我憂心如焚，有兩三個月我內心的掙扎，十分緊張，日夜不能睡到一小時之久，深恐理智喪失。可是我終不屈伏，我不能對任何人隨便講出我的心境，就是對我的愛妻也不說。但是她已看出我內心的掙扎，然而我覺得不應當將這壓倒人的重担放在她的心裏。這幾萬萬人的靈魂的永遠存亡問題，就在乎我們有否將福音帶給他們。」

戴氏的忠實日記忽然自四月十五日中斷了。在此後七個禮拜中，他心裏極活躍的思想與掙扎，盡在不言中。他終於和神的旨意面對着面，無可躲避了：接受神的使命，他不敢；躲避責任，他不能。所以他掙扎又掙扎，正如古時的雅各，「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六月二十五日，禮拜日，戴氏疲乏且病，負疾赴卜來墩探望朋友。他不忍見一大羣基督徒在禮拜堂裏歡喜快樂，遂獨自一人走到海邊，站在潮水已退的海灘上，環境十分安靜，但是他的內心十分痛苦。他知道不能不有具體的決定，因爲這久懸的問題實在使他太苦，不能再忍受了。最後他這樣想：「好吧，如果神給我們預備人到中國內地去工作，而他們也真去了，即使他們都在中國內地餓死，也不過直上天堂而已。況且，即使只有一個中國人因他們的工作而得救，還不是很值得作麼？換一句話說，即使遇到最不幸的結局，還是值得作的。這樣運轉信心，可謂奇特得很，然而他的確得到一個轉機。神的同在之感代替了被擠出的不信。一個新思想抓住他，如同黎明驅散黑夜：『可不是，如果我們順服主，責任在祂，而不在我們。』」這一點覺悟，靠聖靈的力量，一了百了的給他的心理有一個永久澈底的大轉變。「主阿！」他呼喊出來，心中得到說不出的釋放：「你担起所有的重担吧！我是你的僕人，遵照你的命令前進，將一切的結局交給你。」說完，打開聖經，用鉛筆寫：「求主差遣二十四名甘心樂意，精明強幹的工人，到中國內地去。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卜來墩」。當時有十一省及西藏蒙古尚未敞開傳道之門。戴氏意欲派遣二名傳教士到每一省，另二名到西藏及蒙古。

後來回憶那天的釋放，他說：「離開了海灘，心裏何等安逸，內心的衝突沒有了，喜樂平安充滿我的心，我覺得好像我能飛回皮爾士的公館。那天夜裏睡得多酣，我親愛的妻子說：『卜來墩之行，對我大有益處，誠然如此！』」

第四章　不可不有的差會　　三十三歲

戴德生在卜來墩沙灘上決定負起中國內地各省佈道的責任之後，重新得力，精神百倍。第二天黎明即起，六時三十分就回倫敦去了。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和皮爾士往倫敦及隣郡銀行，存十鎊英金，存戶名稱中華內地會。他既已完全知道，並順服神的旨意，滿心快樂，興奮得很，從前猶豫不決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內地會的事情越來越忙，通信、會客、演講、聯絡英倫愛主的士女，預備教士出發到中國，各種的事都要自己去辦。這時司徒德(Stott)司提繁生(Stevenson)二教士即將動身來中國，預備工作很忙。但是最繁重的一件事，就是趕寫路易氏所要求關於提倡去中國內地佈道的一本書。他同戴夫人日夜忙碌趕寫這書，書名是中國屬靈的需要及要求，書中每一句話都浸潤在禱告中。戴氏回憶說：「我在室內，走來走去講，馬利亞坐在桌旁寫。思想如同生物，一直長起來。」關於這書的內容，我們節錄幾段如左：

「在這偉大的工作上，我們所必需對付的，就是『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祂永不改變的話告訴我們說：『你們求，就必得着，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祂又指示我們說：『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我們務要記得這

位施恩典的神，既將無限的大權能賜給用信心禱告的人，祂也必不輕易饒恕那些不肯用禱告的偉大力量去救將要滅亡的人。能救人脫離死亡而不肯救，就等於犯殺人罪。」

「我們一方面覺得有重大的責任在我們的身上，另一方面，我們處處從神的話得到滿有恩典的激勵。所以我們毫不猶豫的，向莊稼的主呼籲，求祂差遣二十四名英國人，二十四名中國同工，到中國內地還沒有聽見福音的十一個省及蒙古去樹立基督的十字架的旗幟。沒有經驗過神的信實之人，或者認爲差遣二十四個英國人到未信主的中國內地去，而一切需要只仰望神的供給，這樣未免太冒險了。但是已經有機會試驗過神的信實－不論是在本鄉或外國，在海上或陸地，生病或健康，在危險的環境裏，或在死亡的門口，而處處都看到神的信實，得到神的救助－這樣的人，若再存害怕，或存不信的心，實在是不可原諒的。」

「我親自經歷過，神聽我的禱告，而平息狂風大浪，轉變風的方向，久旱賜下甘霖，止住暴徒的烈怒與行兇的惡心，將有意毒害我者的陰謀化爲烏有，使垂斃不可救藥的人起死回生，保存愛神的人脫離夜行的瘟疫和午間滅人的病毒，在八年半多的時光，我看見了神供給我自己，以及我的工作上一切的需要，應有盡有，萬無一失。」

「我們不能不考慮各公會的信徒，是否可以和我們同工，傳純正的福音，而不致因良心上見解之不同，發生磨擦。經過了很多的禱告，我們的結論是：與各公會的信徒可以合作。所以我們就決定，不分甚麼公會，一律敦請各同道和我們合作，只要他們信仰聖經全部是神所啓示的，並情願到中國內地去試驗他們的信仰，別無所靠，只靠聖經裏面所給的

保證。」

「聖經說：『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若有人不信神說實話，頂好不要到中國去傳福音。如果他相信了，那麼神的應許儘夠了。經上又說：「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若有人行動不正直，頂好住在家裏；倘若他願意作個行動正直的人，神的保證夠了。世界上的金銀都是神的，千山上的牛羊也是祂的，我們無須吃素菜度日。」

「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得到保證金，但是我們覺得沒有這個需要，而且認爲有保證金，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處理金錢不當，或用動機不正者所捐的錢，都是很可怕的，應當避免。主若決定給我們很少的錢，我們仍可安然度過，但是我們決不可取不義的金錢，或是把錢用在不當用的事上。無錢用，乃至無錢買飲食，比取不義之財要好得多、」

「我們的天父富有經驗，祂很知道祂的兒女每天早晨起來胃口很好，祂必預備早飯給他們吃，晚上也不叫他們空肚上床去睡。「他的糧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斷絕。」祂供養三百萬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之久。我們並不希望祂送三百萬教士到中國，假使祂這樣作，祂有充足資源可以供給他們全體。願我們大家仰望祂，走在祂的道路上，在凡事上，不論大小，都尋求祂，榮耀祂。請你們放心，若用神的方法作神的事工，決不會缺少神的供給。」

「我們現在所建議要作的，就是抓住神的信實，憑着信心前進。祂叫我們作這一件事

，我們聽祂的呼召，靠祂的大能，爲祂的榮耀，擴大我們工作的範圍。惟有祂行奇妙的大事，我們只是祂的器皿。或有人說：『雖然中國內地需要福音，近來也訂有條約，准許外國人入中國內地去，但實際上是否可以進去？』我們且問一句話：「主耶穌給我們一個切實的命令，我們應否問：『能不能服從祂的命令？』祂的命令非常具體，祂從起頭就告訴我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這便是各種質疑問難的總答復。祂不會失敗，不會忘記。祂拿着大衛的鑰匙，可以隨意開關，並要常常和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將來的危險不少，也不小，但是有主做元首，我們可以安心跟從祂。這些危險及試煉，將使我們更覺得自己的軟弱，貧窮，而更加不斷依靠主，大量仰給於主，絕對安息在祂的能力富足之上及主耶穌的豐富裏面。『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加入這工作的人，將要得着這個經驗。如果一切所作的，都是爲祂的榮耀，爲神的國和祂的義，爲有關係各方面的益處，就在最危險最困苦的時候，將要看見祂最光榮最顯著的拯救。就是最軟弱的僕人，也要得到充足的恩典，叫他可以得勝。」

「只要我們能夠找到對神有忠心的人，就沒有理由担心。神是絕對忠實的，祂要將一個敞開的門，擺在他們的面前，看他們比麻雀與百合花貴重得多。在危險困難，不知所爲的時候，祂要和他們同在。當他們極軟弱的時候，祂要藉着他們施展大能。表面上，他們的工作或者像將糧食撒在水面，但是主說：『我口所出的話，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打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們的『耶和華以勒』是造在『以便以

謝」的上面（我們相信主必預備，因爲祂幫助我們直到如今）。『認識你名的人，必信靠你。』」

十月中旬全書寫完。柏迦氏担任印刷費，並建議帶到密爾德美靈修大會，分送各會員。戴氏漏夜校對印稿，並在開會的第一天送到。在會的人看到這書，大受感動並認識自己對中國的需要的責任。在以後數禮拜中，戴氏從各方面收到很多信件，稱讚內地會的工作，很多願意爲這工作奉獻的表示，及請他到會演講。這書大受歡迎，在三禮拜後，又須添印。

當時公卿雷司德奉獻一百金鎊並寫信鼓勵戴氏，希望他受到聖靈的感動，推動許多信徒到中國內地佈道，並叫他求神差遣一百工人到中國爲祂工作。戴氏則正在忙碌預備派遣十至十二位信徒到中國。一八六五年年底，八位已在中國，並有廿至卅位願意加入這工作。

柏迦氏是內地會最熱心的朋友，他是一個商人，並一向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在四十歲，他認識戴氏，歡送他頭一次離開英國，對他的精神大受感動。戴氏在中國傳道六年中，他們時常通信。在戴氏回英國的時期中，他成爲他的顧問，他的太太好似戴夫人的慈母。他們的友誼純正。柏迦夫婦因無子女的連累，得以非常關心內地會的工作。

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歡送一位同工到中國的會中，柏迦氏覺得慚愧，對神貢獻太少，乃大受感動並立志爲神做更多工作。戴氏將神工作的一切計劃與他商量。他們非常合作。中華內地會的名稱亦在柏迦氏的會客室內定的。戴氏往中國去後，柏迦氏爲他的倫敦

當然代表。

第五章「照祂的大能」　三十四歲

一八五九年的英國大復興，亦使戴氏的工作大有功效。中華內地會從開始就建造在堅固的磐石上，所用的方法全憑聖經的教訓。內地會的生長適合中國的迫切需要—開墾荒地及新奉獻。他心中有神的廣大及複雜的計劃—一個大信息，吸引任何宗派人士的各種奉獻來實行這偉大工作。他和柏迦氏決定在經濟上單靠神，既不請求錢財，又不向人收捐。戴氏把幾個大原則看得十分清楚，所以無論經過甚麼困難，還是堅定不移，始終如一。他自己說：「從前我的視線很短，當我天天修改寧波語新約聖經的時候，我只能看見這本書可以幫助寧波的基督徒。後來我纔明白，若不是因爲那時我必須用很多時候細讀神的話，今日決不會照現在的原則成立內地會。當我細心研究神的話，我得到這個教訓，就是要得到好的屬靈工人，不在乎多方勸勉徵求，而是在乎預先懇切求神派出祂的工人。其次便是求主造就本國教會的信徒，得到更豐富的屬靈生命，使他們不能安居在本國。我從聖經看出古時使徒傳道，不是先籌備一筆款子纔出去傳福音，乃是馬上出去作工，因爲對他們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的那位也來供給他們的需要。

戴氏常說：「倘若我們的心是對的，我們可以穩穩當當的靠聖靈，藉着我們，叫我們所接觸的信徒和神有更深的交通，如同五旬節的情形。我們無需多講中華內地會，只讓人看見神的工作，讓神得着榮耀，讓信徒更加聖潔快樂，更親近主，那就行了，無需請人幫

助。我們站在神兒女的地位，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神的供給，穿中國衣服，深入內地。在中國我負領導之責，我的指揮必須依從。」同時，柏迦氏在倫敦負責一切：與奉獻者通信，收付自由捐款，公佈查訖賬目，按經濟上的許可遣送同工及避免負債。他們同意用微小組織推進內地會初步工作，把緊要的原理向奉獻工作者解釋。

戴氏又說：「神若願意先付我們錢，在祂是極容易的事。祂也歡喜這樣作，因為神最有智慧，決不讓祂的目的，因為缺少一點款子，以致不能貫澈。可是分配不妥，或是用不屬靈的方法得來的錢，一定會妨礙神的祝福。但是借錢究竟含着甚麼意思呢？借錢作神的工作者這樣想：『我有神的工作，而祂却不供給我的需要，我信靠神，而祂不給我錢，所以就借錢供給自己。』豈不知我們到該作事的時候，神必供給，祂不說謊，不忘記，祂已保證供給我們的需要。」有人問戴氏究竟有多少人要同他一起出發到中國去，他說：「如果主供給三四個人的旅費，就有三四個人去，如果祂送十六個人的旅費，就有十六個人去。」

單靠信心並非停止工作，他需要大約二千金鎊派遣二十二位同工到中國。每日中午禱告會中，他們把這經費問題向神祈求。有一天，他注意現金簿的記錄：神如何答應他們對於經濟的禱告。在頭五個禮拜中，內地會收到一百七十金鎊。在第二個五個禮拜中，他們在這禱告會中求神供給經費，捐款的總數將近二千金鎊。

柏迦氏的意見和戴氏的完全一致，他曾用一株樹來比一個會。他說：「你必須等牠長起來。起頭只有一支細莖，數片小葉或嫩芽，後來發出枝子，最後纔長成大樹。但栽種者

必須忍耐等候，如果有了生命，自然會照天然的次序生長。」

現在舉一個例子，證明戴氏無論如何不肯開口向人捐錢。一八六六年五月二日彪捷第上校請他下鄉講「中國福音需要」，講完的時候，聽衆十分興奮。主席彪捷第說，他認爲聽衆十分同情戴氏的工作，想都願意有切實的表示，否則愛而未助，於心不安，所以主席自動宣布，改變常例特別給聽衆機會，自由樂捐。戴氏請主席准他講幾句話，就說：「我很希望聽衆回去，心中覺得有責任在主的工作上；錢不是主要的問題。我很感激聽衆歡喜捐助的好意，但是更希望他們回家去，很具體的問主要他們作甚麼？若是主要他們捐錢他們還可以送到自己的教會或是其他的會，但是若想到拜偶像國家的可怕的需要，就可知道，或者主要求比捐錢大得多的奉獻。可能主要你們奉獻子女或自己，到中國去作工，或是在家裏爲神所差遣的僕人禱告。無論怎麼多的錢，不能救一條靈魂；神所差遣的兒女，決不會缺欠必需的供給。」

吃晚飯的時候，彪捷第上校對戴氏說：「如果你不見怪，我就告訴你，今天你大錯了。」戴氏多方解釋，但是他總不信。次日早餐上校說：「昨天我以爲你大錯了，今天卻不然。昨晚我不能入睡，想到中國的情形。我禱告說：『主啊，你要我作甚些？我想我得到祂的答復。』」他說到這裏，就拿出一張五百金鎊的支票給戴氏，又說：「假使昨天收捐的話，我打算捐五鎊。」當天，戴氏收到一封信，船公司通知他可將蘭茂密友爾(Lammermuir)帆船的客艙全部包給內地會。他立刻回倫敦，付船公司定洋五百金鎊，並竭力準備出發到中國來。

第六章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三十四歲

既定了蘭茂密友爾帆船，戴氏和同工就開始積極預備登船。同行者男女大小共二十二人。這樁事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有人批評說：「他眞是糊塗大膽！」有人嘆息說：「這是一個超人之舉。」有人替他担心說：「你沒有一個董事會在英國代表你，竟冒然帶這麼多人到中國內地去，以後誰還記得你們？我怕將來連飯都沒有吃。」但是這些小信之人的話，一點也不能動搖戴氏的偉大信心。

五月二十六日，船自倫敦開出。柏迦氏上船領禱告會，將全體的人交託在主的手裏，臨行戀戀不捨。船向西南開出，到南美洲巴西附近，再轉向東南，繞好望角，進印度洋，經東印度羣島，轉入中國海。戴氏夫婦一路用心教各同工中文、國語、及寧波話。

除了船主之外，船上職員及水手大多數都不信主。他們看這一羣乘客行爲奇特，與一般人迥然不同，覺得有一點討厭，以爲載一個基督徒，已經夠受了，滿載的信徒那裏吃得消？大副臨行對他的太太說：「他們的規矩麻煩，花樣很多，願意逃避他們的，豈止是我一個人？」可是這些開始不受歡迎的人，有一種不可隱藏的基督香氣。基督的同在叫他們心裏充滿了愛，並表現豐富的服務精神。蘇格蘭鐵匠李格爾，木匠查克生及衞養生技術高明，盡力幫助船員。戴氏替他們治病，又講饒有興趣的生理衞生，急救法等題目給他們

聽。因此漸得各船員及水手的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他們傳道。開船二十五日之後，二副信主得救。過了幾天，兩個練習生又得救了，最使各教士興奮的，就是大副的得救，因爲他本來非常粗暴野蠻，船上職工都怕他。戴氏的日記說：「八月三日，我覺得沒有去見卜欄頓之前，不應該上床去睡。夜裏十二點，當他作中夜守望的時候，我跑去見他，同他讀出埃及記第十二章關於逾越節一段聖經，並和他懇切禱告。談論結果，主釋放了他。我喜而不寐，先告訴我妻，再告訴衞養生，他起來和我感謝讚美主。二點三十分我又叫醒賚爾先生，報告大喜的信息給他。哦，我們的心是何等的快樂啊！」從這一段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戴氏救人靈魂的心是迫切到甚麼程度。

但是撒但決不甘心看他的罪奴一個一個被救出去，所以就大施攻擊：先使神的兒女不和睦，彼此批評，往來冷淡，互相妒忌。結果他們失去能力，一個月沒有救拔一個靈魂。戴氏爲此憂愁，就和李格爾賚爾及衞養生三位同工商談，決開特別靈修會，大家認罪，並求主賜愛心與合一的心，大家又禁食祈禱謙卑下來；結果完全恢復豐富屬靈的生命。

撒但還是不肯罷休，就改變戰略，激起滔天大浪，二禮拜之久，把船桅折斷了，帆布亦颳走了，船艙灌入海水，幾乎一切的希望都失去了，惟有信心沒有失去。撒但的毒計終歸失敗，蘭茂密友爾號經過四個月零四天的航海，安然到達目的地——上海。

第七章　尋覓安息的地方　三十四歲

九月三十日禮拜日，蘭茂密友爾號開入黃浦江，泊在租界對過。上海人看見這船破爛

不堪，覺得驚奇。當天戴氏及同人沒有上岸，留在船上讀經、禱告、唱詩、讚美神奇妙的救恩。隨後有一條船入港，船上二十二人中失喪了十六人，而他們卻連一個受重傷的也沒有。不但如此，到埠不久之後，大風又起；假使遲到一點，他們破壞不堪的船，怎能受得了呢？這更使他們感謝天父不已。

平安到達上海，固是可喜，然而究竟到那裏找地方給這麼多人住呢？那時候還沒有「教士公所」可住。西式旅館，不但很貴，而且很少，不容易找到房間。中國旅館是進不去的，至於英美教士一共只有十幾家，誰能招待他們呢？想來的確是個難題，戴氏覺得責任重大，相當掛心。

但是，「耶和華以勒」！神必預備，戴氏的寧波長老會朋友甘拔爾，在戴氏回英國之後，搬到上海居住，並買了一座大房子，打算開辦印刷所。他聽見戴氏帶了許多教士來中國，就雇一隻舢舨，到蘭茂密友爾號來看各教士，將他的大房子交給他們隨意使用。戴氏帶着密道生的未婚妻先回寧波並料理神的工作。三天後，戴氏帶四位中國信徒從寧波回來，聽見這消息，喜出望外，就開始搬入甘宅暫住。

上海的西人對戴氏頗有批評，尤其責備他要送英國婦女到中國內地去，並叫他們穿中國衣服，甚至有人說：「戴德生是個瘋子，他和他的同人，若住在英國瘋人院，要比住在上海安全得多。」但是戴氏對於這種辱罵，不加反駁，也不對辱罵者說一點感情的話，就聽其自己消滅。

戴氏和同工的心，全在中國內地，上海不過是一個必經之地。他們把必須作的事辦完

了，就雇一隻民船，在十月二十日禮拜六晚上，沿運河開往杭州。甘拔爾送他們上船，臨行留一小包在舢舨座位上，並留字條云：「為內地會的奉獻。」打開一看，就是戴氏付給他的伙食費。那天晚上，天氣極好，月亮如同水晶一般，民船順流而下，一會兒到藹茂密友爾號旁邊。水手早已看見，熱烈歡迎老朋友們上船，就在船頭最高層甲板做一個短短的禮拜。大家唱：「是的，我們別離，然而只是暫時。」臨別，大家握手，互說：「再會，再會！」

船走了一個月纔到杭州。戴氏的重負又來了，離開民船之後到那裏去住呢？戴夫人和全體同工齊心禱告，那天早晨她所讀的詩篇有以下的話：「誰願領我進堅固城？我的神哪，不是你麼？」一會兒，戴氏回來了，滿面笑容說：「一切都好了。」主確走在他們的前頭，替他們預備，正如在上海一樣，有一座現成的房屋借給他們用。原來戴氏知道有一位葛林先生和甘拔爾同一差會，新近來到杭州，所以就去找他。葛林氏說：「是的，我們知道你們就要來，有一位姓客來亞的美國教士，新近來杭州，預備了一座住宅，他現在到寧波去接他的家眷，幾天裏頭是不會回來的，我會去找他商量，他說：『告訴他們就搬入我的新屋，在我未返之前，就給他們住吧！』這房屋很幽靜，船可開到屋旁。」大家聽見這話，立刻同心敬拜，讚美天父，那時大家歡樂的情景，可以想見。

第八章　「甚願你賜福與我」　三十四至三十五歲

當天晚上，戴氏命船老大把船開到客來亞新住宅去，時在黑夜，無人注意，正如他們

所盼望的。但是雖然可在此屋暫住幾天，仍需另找寓所。那時長毛之亂纔過去，地方靡爛不堪，想找一間大屋給二十幾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住，實在不容易。但是主仍走在他們的前頭，替他們預備安居的地方。有一位朋友介紹一座很大的房屋，是從前一個作官的公館。雖然有點破爛，但是底子甚好，稍加修理，尚可居住，此屋一面背着城牆，幽靜得很，一面臨近大街，便於和人接觸，沒有比這更合式的了。戴氏說：「此屋有二層，上層可用作臥室，下面可用作會所、客堂、診所、飯廳、印刷所、及工人宿舍。」他立刻去找房東接洽，房東看他迫切的態度，認爲有機可乘，租錢開得很大；他聽見，吃了一驚。次日是禮拜日，照例不談事務，房東看他不來，以爲他不要了，生恐失掉機會，所以下次見面，大大減價。結果雙方同意，禮拜二晚上擬定合同，簽名蓋章。禮拜三，十一月二十八日，天還沒有亮，就搬到新開衖新住址去，一點沒有驚動老百姓。屋內的陳設很簡單，完全中國式。起居飲食一如中國習慣。每日住在裏面，學習中國話，安靜得很。院子裏幾間小屋，還是讓五家貧民暫住；所以不走出門一步，就能對貧民傳福音。搬來一禮拜之內，就有一個婦人對於福音很感興趣。耶穌聖誕之前，就有五六十人來作禮拜。內中有一個軍人，當他讀了一本福音書及使徒行傳之後，說：「奇哉！猶大和保羅相差之遠！一個作了學生，竟出賣先生；一個逼迫教會，反變成最忠誠的使徒。」又有一個和尚，天天來聽丘先生講道，並提出許多疑問。還有一個婦人，聽見親友講起，走十里路來聽福音。

過了中國新年，卽陽歷一八六七年二月初，診所正式開幕，很受民衆歡迎平均每日有二百人來看病；參加禮拜的也有同等人數。戴氏之忙，不言可知。三月底之前，就有十二

個人申請要受洗禮。

雖然工作進行順利，並有從英國新來教士的協助，戴氏在某種地方遇到困難。約在這時，有住在蕭山的同工某姓夫婦，反對穿中國服裝，寫信給柏迦氏，猛烈攻擊戴氏，並說他不配作他們的領袖，使柏迦氏非常難過，但是這不能搖動他對戴氏的信任。戴夫人看見他丈夫被人誣告，很難忍受，想寫信告訴她的愛友柏迦夫人，但是戴氏不願她這樣作，她就服從丈夫。反對穿中裝的蕭山教士，改穿西裝之後，被官廳驅逐出境。

戴氏來中國的主要目的，在乎深入內地傳福音，所以到杭州的第一個禮拜日，就和宓道生及郭郎筆到蕭山去傳道。住了兩天，並租一間小屋，作傳道之用。又在台州溫州開設教會，由宓道生和曹雅眞(Stott)分別主持。以後查克生也到台州和宓道生同工。四月底帶童跟福（Duncan）到湖州傳道，六月，診所暫時停診，又帶童氏麥卡悌丘某等，坐船上錢塘江至嚴州府（建德縣），蘭谿，沿路廣傳福音，並留麥卡悌在嚴州，留童氏在蘭谿暫住，繼續工作。在途中戴氏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我對民衆傳福音，直到感覺疲倦，我以爲他們也必疲倦，所以禱告完了，就把會結束，但是一個也不走。我以爲他們還要聽下去，所以就開始再講，很久才停止，他們還是不走。答了幾句話，我又長篇大論講了許多，直到精疲力盡，不得不告訴他們說：『時候不早了，請回家去睡罷。』」

神聽了戴氏和同工的禱告，並賜福給他們的救人靈魂的工作。他們回想到新年在蘭茂密友爾號船上的禱告，「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歷代志上第四章十節）神果然應允他們的禱告。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先生最疼愛的八歲大女孩恩惠，在杭州附近山上避暑時，死於水腦病。這小孩十分秀麗，非常聰明。她在蘭茂密友爾船上得救。戴氏曾寫信給他的父母說：「巴不得你們能夠看見恩惠，她得救之後，與從前完全不同。她的容貌更溫柔，更甘甜，更愉快。」八月十五日，他寫信給柏迦氏說：「親愛的弟兄：我不知道怎樣寫，或是不寫；我覺得似乎是在萬王之王的至聖所。此刻我坐在將要離世的最親愛的小恩惠的帆布床邊寫幾行給你。她患了水腦病。親愛的弟兄，我們的肉體與心，實在受不了這打擊，但是神是我們的力量。明知英國婦孺難當中國的環境與氣候，我仍然把我的內人和小孩們帶到此地。這並不是因為我愚蠢，或是逆情干譽，實在是因為我甘願把我自己和我的全家奉獻在主的祭壇上。我們雖然軟弱，失敗，不配，卻是單純，至誠。我們所勤謹事奉的主沒有撇棄我們……。花匠說：『誰摘這朵好花？』同工說：『主人摘的。』花匠默默無聲。」

九月間，戴氏寫信給他的父母說：「除了在職務忙碌的時候，我們破碎的心只能想到一點——我們親愛的小恩惠。每天自清早至黃昏，她甜蜜、溫潤的聲音，叫我悅耳歡心。現在家裏多麼寂寞，冷靜！當我出去散步的時候，她在我身邊歡跳跟着。難道我永遠不能再握她的小手，聽她可愛的嘴唇說話，看她明亮的眼睛發光嗎？一想及此，心膽俱碎。然而，她並不是真的「消失」了；我感謝主將她接去，雖然她是我們生命中的太陽光，我卻

不願意她再回來，因爲她在那邊遠比在這裏要聖潔，快樂得多。」

包雅小姐從杭州寫信給親友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恩惠剛去世後那樣美麗的姿容。在地球上不能再看到那樣甘甜可愛的表情。」

去世之前一個禮拜，恩惠跟她父親走上山的時候，看見一個人雕刻偶像，就對她的父親說：「哦，爸爸！這個人一定不認識耶穌，若是認識，他決不肯作這事。你不去告訴他嗎？」說時，緊捉父親的手。戴氏立刻去對那人講耶穌，小孩站在旁邊注意聽。後來他們坐在蔭裏休息，恩惠還是想着這件事，一聽她的父親說「當替那人禱告」，如釋重負，快樂極了。唱了一首詩之後，戴氏說：「你先禱告。」她立刻開始，戴氏大受感動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禱告，也沒有受過這樣深的感動。我的心俯伏在神的面前，我沒有法子形容我那時的情緒。」

恩惠去世，使戴氏及同工更加熱心傳道，並積極擴張傳道的境界。童氏帶了一個中國助手，名天福，到南京去。他走徧了各街，沒有人肯收留他。後來鼓樓的道士准他夜裏睡在鼓樓樓上，但是日裏必須整天在外頭，以免嚇跑香客。因此他白天終日在街上或茶館裏傳福音，夜裏回鼓樓去睡。兇惡飢餓的老鼠鬧得他不能入睡。後來有一個木匠肯租給他樓上半間房子，用席子隔成兩半。他住了一些時候，又商請木匠租給他樓下半間，作一間又長又窄的福音堂。經過很大的努力，得到一個信徒。

那時候要從杭州匯錢到南京頗不容易。童氏的錢快用完了，只剩下一元。廚子發愁說：「柴、米、油、鹽、快完了，無法補充，怎麼辦呢？」童氏說：「怎麼辦？靠主行善，

住在此地，必能得到飲食。」在杭州戴氏正為接濟童氏的問題操心，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路德覽不約而來，問有甚事叫他幫忙？戴氏就請他帶錢物去南京接濟童氏。他欣然答應，即日動身。起頭一切很順利，到離南京二百里的地方，運河水淺，不能前進。路德覽決定步行至南京，以便爭取四天的時間。這時童氏快要斷炊了。他的傭人把全部積蓄五元錢拿出來送給他。不久錢又快要完了，廚子又問：「怎麼辦呢？」他又說：「靠主行善，住在此地，必能得到飲食。」路氏穿不慣中國鞋，兩脚走傷，還是拚命趕路。走近南京，問一個驢夫，認不認得童氏。他說：「認得。」就雇他帶路，直入童氏家。童氏把手放在廚子的肩膀上，說：「我不是這樣說嗎？」

在婦女工作方面，福姑娘的成績非常之好，因為她最能適應中國的環境，並深明中國婦女的心理。她曾對一個杭州婦人說：「我到此地來做一個杭州女人，我吃你們所吃的飯。穿你們所穿的衣服，說你們的話，我願意你們快樂，我們都是姊妹。」「好得很！」那婦人說，「那麼我要叫你『姊姊。』」福姑娘說：「但是你的年齡比我大，」婦人說：「不錯，但是你來教我，所以我必須叫你姊姊。」這一段話，可以表明杭州女界對於內地會婦女工作的態度。戴氏非常重視這一部份的工作。但是竟有內地會的教士，反對未婚婦女在中國內地工作，想盡方法，要把她們調到通商口岸。

杭州教會，在王來君管理之下，蒸蒸日上。在七月，禮拜堂開幕的時候，有十九個會友。一年四個月之後，共有五十個人已經受洗歸主。其他的教會，在南京有童氏，溫州有曹雅直，台州有查克生，湖州有麥卡悌，金華有衛養生。

可是教會所到之處，十字架也隨之而來：麥卡悌的助手幾乎被官廳打死，衞養生被趕出金華，也有中國同工被捕下監等情形。結果不讓內地會的同人過分重視浙江一省，而逼他們向北發展，這也是神奇妙的領導方法。

戴氏善於應付各種困難，遇事隨機應變，頗有機智。略舉兩件事爲例：有一次，戴氏要趕緊進城去看急症，正欲進城，城門已關。一會兒，看見有差役帶來重要公文，要進城，城上有人將一個空的大籮縋下來，正要拉上去。他見籮底有繩垂下，急用兩手抓住繩，一同被拉上去。有人問：「上城之後，沒有困難嗎？」戴氏答：「沒有，我給他們二百個理由。」他再問：「那不是要講一晚上的話嗎？」戴氏答：「不，理由是從我的錢袋裏出來，無需多費時間。」

還有一件事如下：路氏對中國話毫無辦法，越學頭越痛。有一天，戴氏對他說：「你肯幫我一點忙嗎？」他說：「自然肯的，可是須看我會不會作。」戴氏說：「請你監督印刷所的工人。」路氏推辭說：「我不懂印刷，對不起。」戴氏說：「不要緊，你試一下，工人會教你的。」路氏只好答應，他時時和工人在一起；沒有好久，竟把中國話學會，頭也不痛了。

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 三十六至三十八歲

第十章 一個敞開的門戶一點微小的力量

三十六歲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戴德生夫人帶三子一女及兩位女同工，從杭州坐包船沿運河開出到蘇州。戴氏後至蘇州，協助夫人及同道醫病傳福音。三禮拜之後，從蘇州上戴夫人所乘的船，一同向鎮江出發。戴氏本來想到南京去和童氏同工，可是一到鎮江，看見此地為交通要道，尚未得着福音，就決定在這裏租屋，開始工作。當他的同工接洽租屋的時候，戴氏認為一時不易辦完手續，就命船主開往揚州。城裏有一所旅館，願將樓上五間房子一起租給戴氏，所以他就決定將船辭退，遷入旅館暫住。

這時候戴家的女嬰孩患百日咳已久，身體弱得很，必須送入醫院治療，而童氏的未婚妻也快要到上海，必須接她入內地，所以戴夫人不能不到上海去。到後，長老會的朋友甘拔爾氏接待她，並請人替她的小女兒種牛痘；不幸反應極重。後來又出痲疹，瘦弱的小孩同時患三種病痛，戴夫人辛苦與掛心，可想而知。

在揚州方面，戴家三個男孩都患痲疹。最小的男孩，同時又患了氣管炎，病勢頗重。在上海，戴夫人從倫敦收到重新控告戴氏的消息，使她非常難過。她的天性易受刺激，愛護丈夫，聽到丈夫被人誹謗，非常傷心。七月中，戴氏從鎮江寫信給他的太太說：「我想我已告訴你，揚州的官廳已出佈告，准我們在揚州租屋居住。鎮江方面尙無佈告，希望明

天可有佈告。我覺得身體有病，必須立刻回揚州。請你寫一封信給宓道生，問他能不能來幫我的忙。願神賜福給你。你若以爲好，可到寧波去。願主親自帶領你去。若是我們必須在這世上分別，願神的旨意完成。不久之後，我們就永不再有離別之苦了。」

這時候麥卡悌教士因事來上海，可以招待童氏的未婚妻，所以戴夫人馬上決定回揚州去服事她的丈夫。小女孩已經好得多，可以旅行。當天恰巧有一隻輪船開往長江上游，第二天晚上可到鎮江，但那天是禮拜日，照例不可出門，就犧牲了這個好機會，改在禮拜一雇快郵小船，趕往鎮江，日夜兼程前進。當船夫睡眠或休息的時候，戴夫人親自搖船，片刻不停。船夫見此秀弱女子，有此力氣，大爲驚異。他不明白愛和禱告的偉大力量。戴夫人到揚州之後，看護丈夫及小孩，恢復他們的健康，全家滿心快樂感謝，自不待言。他們的快樂和安全並不久長，嚴重的危險就要臨到，幸而童氏及李德二人亦到揚州與他們同工。

一八六八年八月，揚州的紳士反對外國人住在本城，開會商議對策，決定鼓動人民，將洋人驅逐出境，徧貼傳單，誣陷戴氏及其同工，說他們誘拐陷害中國兒童二十餘人。地痞流氓羣起暴動，情形險惡。李德教士正欲救戴夫人的時候，眼被一斷磚擊中，倒地呻吟。戴夫人從二樓跳下，傷腿部很重，流血甚多。祕書白女士從二樓陽台跳下，背擊石路，傷左臂及背，渾身痠痛。

戴氏及童氏冒絕大危險，往衙門求救，官府方才派兵將暴徒趕散。兵退之後，暴徒又集，戴氏不得不作第二次的求救。戴夫人寫信給柏迦夫人，有以下的話：「我沒有法子描

寫當時的情緒。我們不知道我的丈夫及童氏究竟在那裏，爲甚麼還沒有囘來？我們自己能不能活到天亮？結局如何？但是神決不撇棄我們；神給我們這一點信心，就是從我們極端的痛苦，中國將要得到益處。等了好久，還是沒有丈夫的消息。可憐的李德倒在內室的地板上呻吟……。孩子問：『媽媽，我們今晚在那裏睡？他們已把我們的床燒了。』我告訴他：『神會預備地方給你們睡，』却想不到當晚就能睡在自己的臥室裏。」

「末了，我的丈夫來了。我們已經避到隔壁房子，所以他起頭找不到我們。有人告訴他，我們都被殺死了。他走進房子，嗅出皮襖焚燒的氣味，但不見我們，精神非凡痛苦。經過長久的尋找，他尋着我們，並告訴我們，暴徒已被趕散了，可以冒險囘到尚未被燒的房間去，因爲有兵在那裏看守。這時我們的心是何等感謝主，叫我們可以相見於活人之地。我的丈夫快要囘來的時候，我已清楚覺得有被救的希望，因爲我流血太多，幾乎要昏過去；人的末路，是神的機會。我留心不讓別人知道我的嚴重情況，以免他們受驚。我們囘家的時候，已過半夜了。一切尚安靜，但有幾個人整夜不能睡。第二天站崗的兵退去，暴徒又來，目的在盜取東西，丈夫又出去求救，我們又有一度的提心吊膽。大家都聚集在我的房裏，暴徒正將衝進來的時候，官兵又來，暴徒跑了。當天下午我們離開揚州。路上有人譏笑說：『再來，再來。』『是的，』我想：『雖然你們料想不到，神仍要把我們帶囘揚州來。』」

第十一章　最黑暗的時候　三十六至三十七歲

戴德生聽從中國官廳的要求，帶家眷及同工乘船離開揚州。雖然戴夫人和幾位同工受傷，大家還是滿心感謝，一點沒有報復心，或要求賠償的念頭，只希望早日再囘揚州傳福音。雖然一時無家可歸，東西幾乎全部被搶，心裏仍是歡喜，因「被算是配爲主耶穌的名受辱」。他們爲神的保護而感謝。小孩豈不都快樂平安嗎？大人也無生命之憂，重要的文件及銀錢也沒有損失，這便是神的大恩。他們到了鎮江，外國僑民十分優待，分請他們住在家裏。戴氏夫婦把好的房間都讓給同人，自己住在潮溼的樓下。

鎮江有一個英國人投稿給上海的英文報，細說揚州暴動的經過，激起英僑的公憤。英國總領事麥君及公使阿爾閣爵士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交涉，繼以軍艦示威，幾乎引起戰爭，最後幸得和平解決。戴氏對於英政府的示威，認爲不妥，心中憂愁。他情願以善報惡，寧可冒險囘揚州，用忍耐與慈善感化反對他們的人。但是他沒有法子干涉英國當局自動的措施。

俗語說：「禍不單行。」正在這困難的時候，內地會裏面反對戴氏的同人，因爲不贊成戴氏的作風，遂作種種不利於他的宣傳。他和戴夫人從這一二害羣之馬所受的侮辱，陷害，中傷，眞是罄竹難書。但是他們不願意爲自己申辯，只是含寃負屈，忍受一切。後來因爲這種惡劣行爲傳染到其他同工，不得已下逐客令，免職二個同工，另有三個女同工自動辭職，戴氏心中覺得十分痛苦。七月三日，他寫信給柏迦氏說：「最要緊的一點，就是本會所用結過婚的教士，必須夫婦同心同德，合成一對教士，我們若對申請人預先說明我們的標準，豈不是很有益處嗎？大概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工作，性質特殊，我們的目標

在內地，和你接觸的都是中國人，如果你歡喜侈華，舒服的生活，請你不要加入。除非你願意你的太太作一個眞正的教士，而不是光作一個太太，朋友，或是理家務的，也請你不要加入。在未結婚之前，她最少必須能讀一本中國白話的福音書……，你的職務需要你常常離家，當你不在家的時候，她必須樂於和中國人相處。你也必須克服語言的困難，開闢一個荒地，然後結婚。如果你認爲這些條件太苛，犧牲太大，請你不要加入我們的差會。以上所說各點，比主可能要叫你負的十字架，可以算是輕省的多了。」

「自私自利，喜歡安逸的男女，決不能替基督爭取中國。凡不準備勞苦，克己，並忍受許多挫折的人，對於我們的工作，不會有多大的幫助。總而言之，我們所需要的男女同工，乃是時時刻刻，在一切事上以耶穌，中國，及靈魂爲第一的人。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只可看爲次要的。這樣的男人，這樣的女子，越多越好。他們的價值遠在精金之上。」

戴氏所希望的人，確已得着不少。揚州暴動之後，不久就有年青的祝名揚(C.H.Judd)夫婦表示願意去工作。戴氏和衛養生由揚州北上到淸江浦去傳福音，並預備深入河南，山西，及華西。宓道生也準備入安徽。戴夫人帶她的小孩囘到揚州城裏去住。城裏要求受洗的有三人，其中一人係他初次到揚州所住旅館的主人彭某。同時鎭江的房屋也租到了，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但是魔鬼不肯輕易放棄搗亂工作，他還是咆哮不休。十二月一日，「倫敦太晤士報」作一篇社論攻擊內地會，說戴德生幾乎引起中英戰爭。九日上議院開會討論此事，引起激烈爭辯，有人要求英政府將所有在中國的英國教士召囘。一時英倫報紙攻擊不遺餘力。結

果捐款大減，幸而慕勒先生盡力捐助。尚可維持。

當這時候，戴氏處境之苦，不難想像，但是使他最感痛苦的不是環境的惡劣，經濟的困難或妻子的安全問題，乃是他自己內心的渴慕不能滿足。他願常在主裏面，而尚無把握，且常有失敗歸與之事，往往和基督失去交通，如潛水者深入水底而得不到空氣，如救火夫在焚燒房屋之前卻得不到水，眞是痛苦萬分。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三日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我常請你們記得爲我禱告，我實在有此需要，尤其是今日。我受多少人的嫉妒，許多人的輕視，有人竟痛恨我。與我毫無關係，乃至沒有聽見的事，也拿來作材料攻擊我。有時我不能不改革教會牢不可破的舊習慣，天天和教外人的錯誤與迷信奮鬥，沒有先例與成規的事往往非作不可，而又不多富有經驗之人的幫助。身體屢次生病，心中常有疑難問題，環境每每使我進退兩難。若不是因爲主特別施恩給我，若不是因爲我深信這工作是祂的工作，而在劇烈鬥爭之時，祂常常與我同在，我早已喪胆潰敗了，但『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我們或將失敗，且已常常失敗，但是祂永不失敗。然而我需要你們的代禱，比以前更需要。」

「我的責任越來越重，我更需要特殊的恩典，來幫助我盡這責任。但是我每因遠遠的跟隨主，徐徐的效主而不斷悲傷。我不能告訴你們我怎樣有時爲試探所壓迫；我以前不知道我的心是這樣的腐敗，但是我知道我愛神，愛祂的工作，在一切的事上喜歡專一事奉祂。我看我寶貝的救主比一切更高貴，只有在祂的裏面，可以被神悅納。我常常自思，像我這樣充滿罪惡的人，決不是神的兒子。但是我想把這思念打回去，而以耶穌更爲寶貴，並

以那叫我們在愛子裏面蒙悅納的豐盛恩典爲樂。祂是父神所愛的，祂該是我們所愛的，但是我在這一點，是如何的虧欠祂！願神幫助我更愛祂，更好好的服事祂。務必爲我禱告，求神保守我不犯罪，使我完全聖潔，在祂的事工上更充分的用我。」

第十二章　更換的生命　三十七歲

九月四日戴德生自揚州趕回鎮江，有一大堆書信等他裁復，內中有一封是杭州麥卡悌寫給他的。打開一看，有以下的一段：「我正想和你談論聖潔的生活，當你對我題起這問題，我的思想中以此最爲重要。非因書中所讀過，及同工信札中所提起，乃是我自覺失敗，常常不能達到目標，心中不安，並不息的努力追求着，得以享受與神的交通。這交通有時眞切，但更多時幻想，甚至遙遠。親愛的主內弟兄，現在我覺得這個掙扎，努力和熱望過着更屬靈日子，不是眞實領我們得到快樂聖潔及合乎主用的路。雖然比滿意我們無價值的成就更好，但不是最好方法。我從基督是一切一書內注意到這一段：『接受主耶穌就是聖潔生活的開始；親近主耶穌，便是聖潔生活的前進；常以祂的同在爲事實，乃是聖潔生活的完成。信心（乃恩賜）是鐵鍊，使人的心靈與基督聯合，並使罪人與救主合一……。不健全的信心，絆纏脚步，使人跌倒。』我完全同意這最後一句。當時時仰望主，讓祂在我裏面，隨意行祂的旨意，靠祂常存的大能大力，克服我內心的敗壞，安息在無所不能之主的愛裏，絲毫不自掙扎，而以全然得救的自信自覺爲樂……。怎樣增加成聖的信心呢？時時刻刻想到主耶穌，想到祂的生，祂的死，祂的工作，祂自己在聖經內所表顯的，不必

力求信心，無需求信心的增進，只須仰望信實的主，那就夠了。」戴氏說：「我看了信之後，恍然大悟，卽時仰望主，就看見了。喜樂洋洋流露出來。」同人一見而知。祝氏說：「現在他是一個快樂人，一個滿面春風，喜樂洋洋的基督徒。從前他像一個勞苦負重担的人，現在他的靈大享安息了。」戴氏逢人便道他自己的好信息。對祝氏說：「祝先生啊，神使我做一個新人！神使我做一個新人！」

十月十七日，寫信給他的大妹說：「我的工作從來沒有像現在的複雜，困難，責任也比從前重大，但是以前所感的重担，都沒有了。上一個多月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我甚願寫信告訴你主在我的心靈所成就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講得淸楚，因爲所要講的沒有甚麼新奇，然而在我的經驗上卻是新的。一言以蔽之，『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

「現在把過去的情形先說一說，或者可以更明白一點。前六個月或八個月，我覺得我個人及內地會同人，必須有更聖潔的生活，更豐富的生命，更大的能力，纔能完成所負的使命，而我個人的需要尤其迫切。我深深感覺到不親近主的罪與危險。因此，我祈禱，痛悔，禁食，掙扎，立志勤讀聖經，用更多時候退隱，默想，但是都不能生效。每天，幾乎每時，我感覺到罪的壓迫。我知道倘若能常在主裏面，一切都好了，但是我不能。我每天以禱告爲第一件事，决定時時仰望主，但是我的職務繁重，辦公常常間斷，使我疲勞不堪，以致屢次忘記了神。而惡劣的氣候刺激我的神經，叫我不容易克制衝動的情緒，刻薄的思想，與不仁愛的言語。每天生活中紀載了罪過，失敗，無能。立志爲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來由不得我！」

「問題是到底有救法沒有？難道就這樣了此一生，不斷掙扎，常常失敗嗎？我怎麼能夠誠誠實實對人傳道說：『凡接待耶穌的，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就是像神一樣）』，而我自己卻一點也不像祂？我不但是不能日益剛強，反而越來越輭弱，不能勝過罪，連信心與希望也衰落下去。我恨自己，我恨我的罪，可是仍然得不到勝罪的能力。我覺得我實在是神的兒子，神的靈在我心裏呼叫：『阿爸，父』，但是我不曉得怎樣享受兒子的權利。我以為聖潔是從殷勤讀經禱告慢慢得來的；我渴慕追求，但是越追求越抓不住聖潔，直到幾乎完全失望，而轉想或者神不讓世人成聖，以增天堂的甘甜。我並不靠自己的力量求聖潔，因為知道我的無能；我也這樣告訴主，並求祂賜我力量，幫助我。有時我想主支持我，保守我，可是到了晚上回想，可憐！又是失敗，犯罪，只好在神的面前認罪，哀求祂的赦免。這裏我必須聲明一句，以上所說的情形，並不是每天的經驗。有時我不但有平安，而且在主裏面有大喜樂，但只是暫時的，而且可憐得很，總覺毫無力量。感謝主，這種掙扎已過去了。」

「基督裏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對於這一點，我從來沒有一點疑惑。但是實際的問題就是：怎樣向基督支取我的需要？祂富足，我貧窮；祂剛強，我輭弱。我滿知道在樹根和樹幹裏面有很多肥汁，但問題是如何將這肥汁輸入我這瘦弱的枝子。我漸漸明白，惟一的先決問題是在一個『信』字。『信』好比手，可以接受祂的豐富生命作我的豐富生命。但是我沒有信心。我力求信心，卻得不着。試試運用信心，但是毫無用處；越看出主豐富的恩

典，越覺得自已的罪孽與無能！若將我所犯的罪來比罪的源頭，不信的惡心，眞像小巫見大巫，因爲不信的惡心不能，或不肯把神的話當作眞的，竟以神爲說謊者。我覺得「不信是世人唯一的死罪，而我屢犯這罪；我求信心，而他不來，我怎麼辦呢？」

「當我的靈魂感覺極端痛苦的時候，麥卡悌的信中一句話把我眼睛的鱗除去。神的聖靈向我啓示，叫我看見耶穌和我爲一體的眞理。麥卡悌說：『怎樣加強信心呢？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乃是依靠信實的主。』當我讀這封信的時候，我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十三節）我瞻仰耶穌，我看見了。當我看見的時候，喜樂如活泉滾滾湧出，眞是妙不可言！主說：『我永不離開你。』啊！安息就在這裏！我想起我曾徒然努力掙扎，硬要安息在祂裏面。我以後不再掙扎了，因爲祂豈不是已經應許要住在我裏面，永不再離開我，永不撇下我嗎？親愛的妹妹，祂永遠不會失信。」

「但是這還不能代表主所啓示給我的一半。當我想到葡萄樹和枝子的時候，有聖靈的大光照入我心。啊！何等燦爛，何等輝煌！我以前渴慕從葡萄樹取汁，向祂支取所有的豐富，那眞是大錯特錯！現在我已看出，不但主耶穌永不離開我，我就是祂的肢體，祂的骨肉。我又看清了，葡萄樹不只是根，而是全樹——樹根，樹幹，嫩枝，葉，花，果，都包括在內。主耶穌不只是這些，祂也是土壤，陽光，空氣，雨露，乃至超乎我們所希望，所需要，所夢想的千萬倍。能夠看淸這眞理，是何等的快樂啊！」

「我親愛的妹妹，能夠同復活，與被高舉的主成爲一體，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福氣。

『成爲耶穌的肢體』，試想這一句話所涵的意義：和耶穌成爲一體，耶穌富足，而我倒貧窮；右手富足，而左手貧窮，這可能麼？或說：『你的頭飽足，而身體飢餓，』這話講得通麼？再從禱告方面來講：銀行裏管出納的可以對主顧說：『這張支票不能照付，因爲不是你寫的，乃是你的手寫的嗎』？或是說：『我只可付錢給你，卻不便付給你的手』，天下有這種道理麼？同樣的，我們若奉主耶穌的名求，神不能不承認，（意思就是說不是靠自己的名，也不光是爲耶穌的緣故，而是以『我們是祂的肢體』爲理由。）除非所求的超出主耶穌的存款—這存款極大。倘若我們不照聖經的教訓去求，或是違背神所啓示的旨意而求，那就是主耶穌本身，也不能這樣作的。但是『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着（約翰一書第五章十四，十五節）。』』

『最甘甜的，就是『與主合一』所帶來的安息。我現在不爲任何事掛慮，因爲我知道祂必能完成祂的旨意，而祂的旨意就是我的。不論祂派我到甚麼地方，辦甚麼事，於我都是一樣的，都是祂的事，我無需作杞人之憂。卽使祂派我辦最容易的事，祂總得給我辦事的恩賜。如果祂派我辦最難的事，祂的恩典是夠我用的。比如我派傭人買幾文錢的東西，或買頂貴重的東西，於他沒有多大問題；他必向我要錢去買，而將所買的拿來給我。照樣，神若差我去解決一個疑難問題，祂豈不應該給我亮光麼？在困難的地位，祂豈不給我恩賜，叫我擔當得起麼？在緊張艱難的環境裏，祂能不厚賜力量給我麼？我無需擔心祂的資力不足以應付一切意外的事變。祂的資力就是我的，因爲祂是我的，祂和我同在，住在我裏面。這一切的權利，都發源於信徒和基督的合一。基督憑着我的『信』，住在我裏面，

我是何等的快樂啊！」

「我現在並不比從前好，（我也不渴慕，不力求要比從前好。）但是我今已和基督同死，同葬，也和祂一同復活，升天。現在基督住在我裏面，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爲我捨己。』（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現在我相信我向罪是死的；神也這樣看我，並命令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或者我已往的經驗，告訴我事實不是這樣，但是現在我不敢說『不是這樣』，因爲神說是這樣。我也確知『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七節）現在我還是能犯罪，但是我確知基督與我同在，祂不能犯罪，祂能保守我不犯罪：。」

「現在我更看得清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一節），不是影子。我們所信的，大於所見的。眼睛只能看見物的外表，信才能透視物的實質。只在實質上可以得到安息，得飽美食。『基督因信住在心裏。』信祂的諾言，就是能力，生命。基督和罪不能並存，祂的同在和愛世界及爲許多事情思慮煩擾，也不能並存。以上所說的經驗與眞理，不是專爲少數的人，乃是每一個神的兒女天賦的權利。放棄這權利，便是羞辱神。基督就是使人從罪裏得釋放的惟一力量，基督也是使人事奉神的唯一能力。」當日（九月四日），戴氏聚集同工及其他家中的人在樓上會客室中，手中拿着麥氏及福小姐的信：（福小姐的信也有同樣的見證及語氣），將自己從信中所得到的屬靈恩賜及亮光告訴他們，如「活水的江河」灌溉他們的心靈，以致都蒙恩典，正如經上所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爲泉源，直湧到永生。」從這小孳，「

活水的江河」繼續湧流到中國的四週大地，直到今日仍是如此，使四萬萬中國人民得到同樣恩賜及亮光。在百忙之中，他的信札也改了語氣，有豐富的喜樂及生命湧流着。他本着服務的精神，多方體諒同工。

當年十一月，他受了一個試煉，在旅行中得着安慶暴動的消息，宓道生夫婦及另一同工被殺。後來證實他們並未被殺，且無傷害。同時，在倫敦亦受到攻擊，經濟上的奉獻從五月到九月時期中，竟較前一年的同時期減少一千金鎊。各種困難不一而足，並且更加嚴重。工作繁忙，旅途勞碌，但是他的心靈反而更加安息喜樂，因爲神的旨意滿足他的心。

聖誕節時，在揚州某新同工的回憶說：「戴氏待我和善，親切可愛，教我學習中文，極其注意發音，在百忙之中，仍有青年及活潑的氣象……。我們吃中國飯，完全過着簡單的中國生活。」戴氏不顧生活的清苦，神的工作卻不可減少。在年底的困難中，他得到意外的喜樂，老友莫勒奉獻許多金錢給內地會，寫一封公函鼓勵安慰同工，並在以後的數年中，繼續同情內地會的工作。

第十三章　耶穌眞能滿足我心　　三十七至三十八歲

戴氏及其同工的生命更新之後，他們的生活十分快樂，其夫人亦與同樂，且覺希奇。因她早知這奧祕，「安息在耶穌裏面」。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戴氏自杭州寫信給夫人說：「今晨的太陽，光輝燦爛，但是比起我心中的太陽，尙有天淵之別。主耶穌教我明白『靠主喜樂』的眞義。我眞喜樂，不能不喜樂，我願意你與我一同喜樂。現在對你說的話

，並不是新的，但是我的確感覺到新的意義。從前我以爲這句話的意思是與主合一的喜樂，或是因主的恩典加給我，或運行在我裏面的喜樂。自然這個解釋是不對的。有時我以爲是歡喜主所歡喜的，或是因在主裏面所保證給我們的福氣而樂，但是這個解釋也是顯然不對的。現在我看清了，喜樂不在主和我的關係上，也不是在祂替我，或藉着我所作的事上，乃是在主自己，純粹在祂本身的豐富與聖潔。只有在這個，可以得到永久不變，豐滿的喜樂。我們和祂合而爲一之後，不能不以祂的珍貴，美善，仁愛，聖潔，和祂一切的完滿爲樂。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我們若以祂保守我們不犯罪爲樂，則一次或二次的跌倒，便能消滅我們所理想的快樂。若以主在我們裏面，或是藉着我們作工爲樂，那可不容易知道或感覺主在裏面究竟作了多少？而且可能發生不合理的自滿或沮喪。若是以主自己爲樂，那就不會改變，波動或漲落了。啊！我的愛妻，以主耶穌爲樂，才是永久不變的喜樂。這個依據是何等的可靠啊！」

這時候戴氏看見祝氏身體不健康，要他多作運動，就趁童氏沿運河北上傳福音的時候，託他買一匹好的小馬。馬來的時候，戴氏不在揚州。祝氏以爲他買馬是預備給自己騎，就去買一套本地做的馬鞍，馬勒，和其他必需的配備，天天騎出去給馬運動運動。這正是戴氏所要的。等他回來的時候，因事情太忙，沒有工夫騎馬，就請祝氏繼續他的好事。不久，他又出門去。臨走吩咐祝氏，不要忘記馬需要運動。聽見這故事的人問：「戴先生始終沒有騎過這匹馬麽？」祝氏很興奮的說：「從來沒有騎過，他實在太忙，但是他對於養馬的費用，很留心按時支付。這就是他供給沒有辦法的人得到騎馬運動的巧妙方法。我騎

這小馬到各村莊去傳福音，得到很多的益處。他一向都是這樣，他幫助人而不使人知道，更不令人心裏感激他的恩惠。」

夏天又要到了，戴氏從往年的經驗，深知幼年的英國小孩，經不起江浙夏季的氣候與環境。經過許多的禱告，夫婦決定將小孩送回英國。戴氏的祕書白小姐慨然進言，願陪小孩回英，代替母親看顧並教導他們。父母雖捨不得離開年幼的子女，但爲他們的益處，只得把他們送走。五歲的男孩撒母耳，雖然這時生病，也預備一同送回英國，只留下在揚州暴動時出世的小女孩作伴。剛從揚州動身的時候，撒母耳的病轉劇，次日清早昏昏的睡；渡揚子江的時候，在江上永離塵世。父母在暴風雨之下過江，將他們的小寶貝安葬在鎮江西人的小墳山裏。再過數禮拜，送其他的小孩上法國郵船回英國去。夜半戴氏寫信給柏迦氏說：「小孩未離開中國我最後一次見他們。現在已有兩個小孩，無需我們掛慮；他們睡在耶穌的懷裏。親愛的弟兄，雖然眼淚難免常流，我感謝神，准我這極不配的人，有分於這偉大的工作。我不後悔加入這工作。這是祂的工作，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然而也可以說是我們的，不是因爲我們在裏面作事，乃是因爲我們是屬於祂的，與祂合而爲一，所以祂的工作，就是我們的工作。」

這時候中國內地反英的情緒緊張得很。內地會許多內地同工的婦女小孩，不得不退到安全地點。中國政府很可能要堅請英國政府將英僑全數撤出內地。一八七○年二月十一日，戴氏寫信給柏迦氏說：「我們已面對千鈞一髮的關頭。如果我國政府繼續固執現在的（我幾乎說）瘋狂政策，結果必引起戰爭。我們的地位越來越難應付。我們路途的崎嶇難行

，恐怕你在遠方不容易了解。」

六月中戴氏寫信給一女同工如下：『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啊！誰不渴呢？誰沒有腦中的渴，心裏的渴，靈裏的渴，身體的渴？不管他有那一種的渴，或是各種的渴，都『可到我這裏來』。來作甚麼？來渴嗎？不，不！來喝」。

「甚麼？耶穌能供應我的需要麼？豈但是能，而且遠超乎你所需要的。不管我的路途如何崎嶇，我的工作如何艱難，親友死喪如何悽慘，至愛的人離開多遠，我是如何無能，如何失望，我魂的渴慕如何的深，耶穌能夠滿足一切，一切！祂應許我的，不止是安息。啊！只此一點，已足令人極其快樂，而『一切』二字所包括的，豈可勝計？祂不但許我來飲水止渴。不，比這個還要好。『信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這可能嗎？一個乾的人，不但可以止渴，乾土得以滋潤，熱地轉爲涼快，而且使地濕透，泉源滾滾，不分晝夜嗎？的確是這樣！這河不像山洪，下雨時滿起來，雨停就乾了……。但是從他的腹中流出江河，如同浩大的揚子江，不論何時，總是深的，滿的。大旱的時候，小溪或者會乾，而且屢次乾過的；人所開的河溝，可以把水抽乾，也常被人抽乾；但是揚子江永不會乾。」

七月七日，戴夫人生第五個男孩，名叫諾兒。不幸母親患霍亂，不能撫養嬰孩，等找到中國奶媽，已經太晚了；出世一個禮拜，就回天家去了。七月二十三日，戴夫人安靜睡着。戴氏走開數分鐘，預備飲食。忽然她醒了；嚴重的病狀叫他急來床邊。戴氏寫：「天已亮了，日光照出她臉上像死人的顏色，連我至愛的偏見，也不能否認，她已將死了。待鎮定一點，我說：『我的愛妻，你已臨終了，你知道麼？』『臨終？』她回答，『你這樣

想嗎？甚麼叫你這樣想？』我說：『愛妻，我看得出，你的力氣不能維持了。』她說：「果然這樣嗎？我不覺痛苦，只是疲乏。』我說：『是的，你就要回天家了，你快要和耶穌同在了。』我珍愛的妻子想到我在這困難重重的時候，卽將與她永訣，孑然一身，獨飲苦杯，沒有她和我共同把一切的困難帶到施恩的寶座前。『我很憂愁，』她說。說了，停一下，似乎在糾正她憂愁的情緒。我說：『離世與主同在，你不會因此憂愁吧？』她回答我時的神氣，我永不會忘記。「哦！不，不是那種意思。愛夫，你知道過去的十年中，主與我沒有過一點點的隔膜，我決不會不歡喜去見祂，但是在這種時候離開你，孑然一身，實在使我憂愁得很。然而祂必和你同在，供應你一切的需要』。

數日之後，童氏夫人寫：「我從來未見過這種情景。當親愛的戴夫人呼吸最後幾口氣的時候，戴先生跪在她的身邊，愁情萬種。他把她交託給主，感謝主將她賞賜給他，感謝主讓他們作十二年半快樂的夫妻，更感謝主領她到神的面前，永享福樂，並再次莊重奉獻自己，作神的工。上午九時正，她停止安靜的呼吸。大家都知道，她與基督在一起，比在世上好得多。』

第十四章 「永遠不渴」

三十八至三十九歲

戴德生在這時一切屬世的安慰與幸福似乎都被掃除淨盡。愛妻去世了，子女遠離了，家庭瓦解了，健康低落了，而責任又極繁重，時局極不安定，遠在天涯的中國。如果主能滿足人心最深切需要的事實，曾受過尖刻的試驗，那就是在這時候的戴德生了。到底主能

不能叫勞苦擔重擔的人得到安息？祂能不能使乾渴的人永遠不渴？對於這個疑問，戴氏給我們很多見證，我們只需引幾段爲證，讀者不難類推其餘。七月十一日，戴氏寫信給他的母親說：「凡事都在天父的手中，受祂的管轄，祂所作的都是最好的。神所作的和祂所准許的，沒有一樣不是我們所願意作的，如果我們能夠看得像神所看的那樣清楚的話。」寫這封信的時候，戴夫人尙健在。七月二十三日，夫人因急症去世。八月四日，戴氏又寫信給母親說：「我剛看過七月十一日寫給你的信，我的看法並沒有改變，但現今已受過神的管教，看得比以前更深刻，更明瞭。在我靈的最深處，我快樂的知道，神經過鄭重的考慮，的確准許人間各種遭遇，使萬事互相效力，叫一切愛神的人得益處。」

「祂，惟有祂，知道我愛我的妻子到甚麼程度。祂知道，我眼裏的光，心中之樂，都在乎她。當她在世的末了一天，我們因彼此互表歷久不舊的愛情，而深感喜樂。我們結婚之後，幾乎每天有這種表示。她爲我所作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將一臂抱着我的頸項，一手放在我的頭上；我想是要給我祝福，可是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神認爲把她召回是好的，確也是好的。神的慈愛叫她安然離世；而對我呢，也是一樣的好。今後我必須單獨勞碌，受苦；然而不是單獨，因爲神與我更加親近。現在我不能不將我一切的憂傷，困苦，告訴祂，正如從前告訴馬利亞一樣。她既不能和我一同代禱，就因知道主耶穌『永遠活着，替我們祈求』而得到安慰。以後行事爲人，當少憑一點感觸與視聽，多憑一點信心。」

戴氏在他的回憶中說：「在我的房中，度那難過的時刻，何其孤寂！許久不見愛妻，不聞遠在英國之子女的小脚步聲，使我感覺空虛。到這時候，我才明白，爲甚麼主教我對

於下面的經節，有那麽切實的認識：「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當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祂呼喊：「主阿！你應許了，你應許我永遠不渴。」不分晝夜，我一呼籲，祂必火速來到，安慰我的憂心，使我滿意……。祂不折不扣的，履行下面所求的話：「主耶穌，願你爲我成爲一位活潑潑、亮晶晶的眞體，叫信心所見的你，比肉眼所見的形體更眞切，且比世間最甜密的關係更可愛，更切近。」」他又寫給柏迦說：「『愛』給我這打擊，使我覺得塵世的沙漠生活更空虛，但是也使我感覺天堂更像自己的家。『我去，原是爲你們預備地方去。』我旣有小孩的輭弱，也得着小孩的安息。」他又寫給白小姐說：「禮拜四、五、六、及昨天的一部份，我睡在床上，這次患瘧疾及肝病，使我的健康大大倒退，但願主的旨意完成。昨天瘧疾又來，在發冷的時候，我抖得利害，床也跟着我抖，我覺得主若要我發抖，我就爲祂發抖，若要我發燒，我也爲愛祂的緣故，歡迎發燒。」

十一月十八日，戴氏寫信給柏迦氏說：「多謝你因我愛妻去世而給我充滿愛心和同情心的安慰。對於我妻的離世，我不宜用『喪失』的字眼，我沒有喪失她。她現在愛我，不減於在世之日，我愛她，以她爲樂，也不少於當年。我天天樂享耶穌的大愛，在最荒涼的時候，從祂洋溢的水泉，滿足我乾渴的心，食息在祂的青草地上。我清楚認識過去與現在所遭遇的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祂的旨意。只有祂知道，她的離世使我如何苦悶。十二年半不斷的屬靈交通，一心一德，協力合作，彼此疼愛，互感滿意，如此伉儷，世上誠不多見。但是倘若她的去世使我感覺的虛空，沒有這樣深刻，那末我對於神的支持、愛護、偉

大力量的認識，也必定淺薄些。」

有許多人誤會主的話，以爲人若到祂的活泉來，一飲就可以終身不再乾渴了。所以戴氏常常說：「不要改變主的話！祂並沒有說『無論何人喝過』，而是『無論何人喝』。祂不是說『只喝一次，乃至好多次』，乃是說『常喝的習慣』。所以約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節的完整意思是：『凡慣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時時刻刻信我的人，必定不渴。』憑信心來就主的習慣與不解的飢渴，二者互不相合，不能並存。」

第四段『在神凡事都能』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七年　三十九至四十五歲

第十五章　你（神）存到永遠　四十歲

一八七二年三月，戴德生又回到英國，住在倫敦柏迦的家裏一禮拜，備受老友的歡迎。柏迦氏年紀老邁，不勝內地會日益繁重的工作，決定把聖山的公館出賣，到瑞士去休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負起中國內地會英國差會的代表之責，戴氏毅然決定，暫時親自擔當內地會的全部責任。

這時內地會在中國的同工，有三十個西人，五十個中國人，分佈在十三處工作，各處相隔平均三百餘里。每月開支約三百鎊英金。戴氏接收的時候，收到存款三百三十六鎊餘辨士。交代完畢，柏迦氏首先奉獻五十鎊。

戴夫人臨終時吩咐她的丈夫說：「為子女，為內地會，及為他本人的益處，應當續絃。」六年前和戴氏同乘蘭茂密友爾帆船來中國的女同工福姑娘，曾在杭州婦女中作屬靈工作，成績卓著，為人非常屬靈，聰明賢慧。這次因要事必須回英；本欲另覓他船回國，都不成功，惟有戴氏所定之船有艙位，只好和戴氏同船回國。途中見面機會自然很多，二人心心相印，道合志同，益相敬愛。到英之後不久，就決定結婚。

戴氏回英國之後，工作日益繁重，身體又不強壯，勉強日夜工作，頗有不勝繁劇之苦。有兩位貴格會朋友寫信給他說：「你這種辦法不好，一定會積勞成疾，你一個人決不

能兼顧這樣多的事。」就勸他用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勸摩西採用的辦法（出埃及記第十八章第十七節至二十三節），並答應幫忙文書會計的工作。

七月間，戴氏往格林益奇訪友人郗而氏夫婦（Mr.and Mrs Richard Hill）。郗而先生建議邀請熱心信徒，組織一個諮議委員會，分工合作，辦理內地會英倫方面一切的工作，讓戴氏回中國去處理中國方面的事務。郗而先生當即表示願意充任諮議委員會的名譽秘書。戴氏有意請從前在中國當內地會祕書的白小姐留在英國，看顧他的子女，並協助諮議委員會處理文書及其他事務。八月六日諮議委員會正式成立，設祕書二人，即郗而先生及施亨利（H.Soltan）先生。戴氏將內地會所存的款二十一鎊餘移交新成立的諮議委員會，同時和「羔羊與旗學校」合辦一個訓練班，訓練教士候選人，在貧民區工作，藉以觀察他們，是否具有基督愛罪人的心。

戴氏說：「能夠使人堅持到底，始終成功的，只有一個因素，就是基督的愛——不是我們愛基督的愛，也不是基督愛我們的愛，乃是基督在我們心裏愛罪人，愛苦人的愛。這愛不能因一渡海洋，就能得着。如果不是已經在心裏，那末改入一個更不好的環境，如何能產生或發展這愛呢？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儘所能的，確定候選人是否有這種愛，而且有堅忍，雅懷，靈巧，及辦事能力，並能在英國預先表現出來，然後才可以送往中國。」

「我們一貫的工作本身目的，乃盡量扶助及發展中國信徒的恩賜，引導他們通曉及熱愛神的話，使他們可以趁早自立。靠神的庇佑，我們從事豎立十字架的標記在福音未曾傳到之地，使萬民歸主。求神使我們效法祂，像祂披着我們的天性爲要高舉我們，使我們成

聖。同樣的，我們當與中國人合一，願意接受最低的地位。求主使這宗旨不但能深深的鑲入我們的心靈裏，也能在行爲上彰顯出來。」

第十六章　逢春花木欣欣向榮　四十至四十一歲

戴氏離開中國一年三個月，預料囘到中國，必有許多問題，需要他煞費苦心來解決，因爲在中國沒有一位同工有資格可以代理他的職務，領導全體的同道。一八七二年剛囘到上海，就寫信給父母說：「現在面對着各種難題，若不是有主可以仰望，眞會使我們發抖。然而，我還是覺得責任沉重。求主賜給我更多的信心。請爲我迫切禱告。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不配。我覺得眞是無能把神的工作作得好啊！願雅各大能的神作我隨時的幫助。我不能想像工作途徑的方向，到底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投靠神。但是到了時候祂會領導我們前進。」

到中國之後，果然發覺許多難題。駐南京的童氏因病囘國，旋卽去世。祝氏夫婦亦已囘國。魚愛光臥病。揚子江流域的教會，幾乎無人監督。本地領袖，或變冷淡，或竟公然犯罪。戴氏爲之憂傷，謙卑在神的面前。一八七三年一月初旬，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我不想告訴你各方面工作的困難，但是我知道你常常爲我禱告。困難的事，正可以給我機會知道神的信實，我一想到這工作是祂的，就得到很大的安慰。祂知道怎樣用最好的方法進行。祂對於屬靈工作的興趣，比我們要高到無量數倍。『祂的話決不徒然返囘。』我們願意傳祂的話，至於結果，由祂負責。可憐的揚州，現狀遠不如從前了。我聽到信徒中可慮

的消息，但是他們不宜過受責備，應當多得憐恤，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幼稚信徒應得的餵養與看顧。願主幫助我尋找並領回一些迷路的羊。」

時屆嚴冬，積雪沒脛，戴氏自回鎮江，看見昔日所住快樂之家，已變為荒涼的空屋，不勝今昔之感！就召集各同工，各信徒，共聚一堂，迫切勸導，循循善誘。各同道一見所敬愛的領袖，如花木逢春，欣欣向榮，大感興奮，教會風氣，煥然一新。他寫信到杭州給戴太太說：「我要他們全體聚集，願主賜福給我們。雖然目前情形可憂，但不是沒有希望。靠神賜福，我們若努力工作，神必賜這工作欣欣向榮。」後來又到南京住三個月，再沿長江而上，巡視各教會，結果都奮興起來。

戴氏最注意的，就是培養本地的屬靈領袖。七月間寫信給他的父母說：「工作逐漸發展，尤其是關於中國同工。他們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看顧，和訓練，但是他們的能力已漸大，人數也漸多了。中國未來的希望是在他們。我以為外國教士，正如造屋時所搭的架子，越早用畢撤去或搬到別地方去用越好。」

這時有兩件事令戴氏操心難過。一件就是在英國當心他的小孩並協助內地會駐英諮議委員會的白愛妹小姐，健康全失，無法繼續工作。其次就是自從柏迦氏辭職之後，所收的捐款大減，而同時在中國有五十處房屋，一百個同工，連同小孩有一百七十口要吃飯，又加上在中國及回英的旅費，處處需款甚急，而捐款中許多是指定給某某教士的，行政費却沒有着落。戴氏身負全責，急人之急，能不掛心？但是憑着信心，尙能鎭靜。他寫信給倫敦郗而祕書說：「我一到中國，必須將帶來的款，立卽分配用途。我們正在求主叫祂的管

家送款給你，因爲我們的現款快用完了。接濟品可能用完，接濟者永無窮盡，一念及此，曷勝安慰。」

十二月，戴氏往紹興訪范約翰，和他出巡浙江教會。至嵊縣，會見寧某，及老關。寧某以前是一個頑固驕傲的書生。得救之後，熱心傳道，爲教會的柱石。老關以前爲嵊縣土劣，強悍野蠻，無惡不作，猛如吼叫之獅，隣人都怕他。得救之後，溫柔如羊。他的老父親常說，他的兒子前後判若兩人。後來老人也信耶穌。隣近一鎮有一開賭館和妓館的得了救。後將賭客妓女一概驅逐。將最好最大的房間改作福音堂。

一天下午，戴氏在寧某家裏領會，寧太太和女兒都來參加。晚上各信徒又在福音堂聚集。戴氏寫：「我聽到主的救恩如何一一拯救赴會的人，眞欲因樂極而大哭。幾乎每一個信徒，報告他有親戚或朋友行將接受耶穌爲救主。我在中國，從未見過聖靈這樣工作。」戴氏初到浙江，在暗淡的情況中所抱的信心與希望，至今已具體化，親自看見了。

第十七章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四十一至四十二歲

保羅對亞基帕王說：「我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在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使徒行傳第二十六章十九至二十節）保羅從亞洲渡海到歐洲去傳道，也是服從異象中所得神的呼召。（使徒行傳第十六章八至十二節）照樣神給戴德生清楚看見中國內地需要福音的迫切，而他一生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他第二次回中國沒有幾天之後，就寫信給駐倫敦中國內地會祕書說：「我眞希望，不久之

後，可以看到中國最缺乏的各省有福音傳給他們。」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寫信給白小姐如下：「我要你天天為我禱告，求神指示我，到那幾省去傳福音及如何進行。我們有一位無所不能的神和我們同在，無所不知的主引導我們，又有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使我們所傳的話發生效力。請你為我求神，讓我更天真的信靠祂，更大膽的試行大事，並請為我邀約朋友，天天懇切求神，為中國閉塞的省分，大開福音之門。基督的救恩必須趕快向他們宣佈。至於何人去，及如何宣佈，我們必須問主。」他又寫信給倫敦諮議會說：「我們要到內地去；不能吃苦的人，最好馬上決定住在家裏。我們所要的人，是以工作為樂的，切切實實作事的，（不是在白天作夢過生活）和那些肯犧牲自己，願為救人而受苦的人。這種人，無論怎麼多，都有地方容納。他們是神的寶貝，神愛他們，當心他們。」

戴氏在浙江太平傳道的時候，有一個七十二歲姓陳的老人到船上來請教他，問他怎樣對付罪。他說他夜裏睡在床上，想這個問題，白天一人坐着想，時時刻刻想，但是都想不出一個答案來。吃素，放生，節制，他已作了，都沒有用處。中國的學者對他說：「沒有來生，他實在不能相信。他眞痛苦……。戴氏就對他細說慈悲的活神，罪，和罪的結局，及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拯救罪人等話。老人大得安慰而別。聽見戴氏在本地租屋，預備長期講道，十分歡喜。此外還有兩個女人，一個男子，也是同樣的懇切問道。這些經驗使戴氏更加興奮，更要使福音傳入中國內地各處。第二天他寫在一本聖經上如下：「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台州，求神加派五十或是一百個中國傳道人，及必不可少的外國指導，以便開發浙江省尙未聽見福音的四個府城及四十八個縣城，並求主派人開發沒有聽過福

音的九省，奉耶穌的名求。主耶穌，我感謝你，叫我安息在你的應許上面，求你給我體力、智慧 恩典，作成你偉大的工作，阿門。」當時戴氏在奉化積勞成疾，信心的效果似乎失望，但他仍舊等候神，他的健康漸漸復原。他收到一封躭擱了二個月的陌生人的信，內稱八百金鎊將於二月內奉獻給內地會，作為開闢未得福音省份之用。此信寄出時，他尚未向神祈求工人，神的意念超乎人的意念，至此又一明證，心中的快樂可想而知。老同工在各處工作上更具希望，新同工學習中文頗有進步，亟望從事開闢工場。他與同工在鎮江有一禮拜的退修會，此後與祝氏沿揚子江上流出發，打開華西佈道之門。

還有一個天上的異象，戴氏從來沒有違背過的，就是他的工作所需要的經費，絕對憑信心禱告，完全仰賴神的供給—不借錢，不募捐，不因無款而自限其工作。這一個特點，在他的言行上，處處可以看見，現在再引一封信為證：「聽說你因無款可以寄給我而感覺痛苦，實在使我難過得很。我豈不宜說：『應當一無掛慮？』（腓立比書第四章六節）自然我們應當謹慎使用，盡量節省神所賜的款，但是既盡了這個責任，就不應當再為眞實的，或似是而非的缺乏而掛慮。多年靠神的信實而活的我，可以作見證，缺乏的時候，都是蒙神特別祝福，或引起特殊恩典的時候。我鄭重求你們，除直接向神祈求之外，萬萬不可向人募款。神的工作，若變為乞丐化的工作，就死了。神是信實的，必然如此！『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曾說：『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麽，喝甚麽；為身體憂慮，穿甚麽；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記上第十五章二十二節）親愛的弟兄，信神的話，不是試探主，

疑惑祂的話，纔是試探主啊！」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鎮江」

第十八章　「軟弱變爲剛強」　四十二至四十三歲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同祝名揚教士乘一小貨船到武昌，要在那裏租屋，開始傳福音，以便深入中國內地。租屋時遇到很多困難；纔租定了，又被推翻，直到第十二次，方才成功。這時戴氏寫：「我的心何等渴慕，將福音傳入未曾到過的十一個省，給一萬八千萬的中國人民。哦，但願我有一百條生命，爲這些人民的益處勞苦！」

戴氏坐船上武昌的時候，從梯子上滑跌下來，扭傷踝關節及脊骨，痛得幾天不能起床，就決定回祖國去，十月到達英倫。脊骨及踝關節發炎漸重，壓傷脊腦，以致兩小腿癱瘓。醫生命他長期臥床休息。他正在壯年有爲的時候，忽然受此重大打擊，時時臥在床上；明知有許多事應該作，卻不能作；照世人的眼光看，這種情形實在太苦了。然而戴氏倒是天天以神爲樂。他躺在床上，不斷爲中國及內地會的同人禱告，樂意接受神的旨意，認爲神所准許發生的事，都是最好的。奇妙得很，內地會重要的發展，就在戴氏的小病房中，向神求出來的。數年後，他所求的一一實現。中國內地各省，都有教士廣傳福音。有一位蘇格蘭著名的牧師對他說：「你一定常常感到神是何等奇妙的祝福你的工作，叫你所作的一切這樣發達。恐怕天下沒有第二個人享受過這樣大的榮譽。」戴氏很鎮靜的答覆：「我不作這樣的看法，我有時想神定要尋找一個很小很輭弱的人，爲祂所用，叫一切的榮耀，都歸於祂自己。我就是這樣的人。」

在一八七五年年初，戴氏的腿傷更重的時候，他印發一個啓事，題爲「爲一萬五千萬以上的中國人請求代禱」。內中有一段話如下：「現在我們迫切的需要，就是要得到更多教士去領導中國內地傳福音的工作。同道們，可否請你們，每天用一分鐘，向神懇切禱告，求祂派出十八個合適的人到中國去，專心爲主工作？」這啓事並申明，近來有人奉獻四千鎊英金，充中國內地傳道之用。這款就是戴氏及其夫人隱名奉獻的。

一八七五年四月，戴氏寫信給中國一位朋友說：「你一定歡喜聽見，我的跌傷漸漸好了。經過五個月的休息，我的背力漸漸增加了，現在可以上下樓梯。我深信神使我在病中所作的，比健康時所作的更多。藉着許多愼思，禱告，和一些通信，傳徧福音於中國內地的志願，離成功之日不遠了。」約在這時，所求的十八個教士，都已向中國內地出發了。

在經費方面，神始終沒有忘記接濟。現在舉出兩個例子爲證：有一天早上，大家正作中午禱告的時候，有人報告說：「近來收入很少。」戴氏說：「那麼，我們應該求主，將我們的需要，提醒祂有錢的管家。」後來大家算一算，那個月的收入，比平均少二百三十五鎊。戴氏說：「讓我們在禱告中，將這一件事告訴主。」居然，在當天晚上，就接到一封信，內附一張二百三十五鎊、七「先令」、九「辨士」的支票。這筆款是從出賣一個名貴的銀器得着的。又有一天，戴氏正在卜來頓候車回倫敦的時候，有一個俄國貴族走來對他說話，並請他同坐。他說：「可是我乘的是三等車。」這位貴族說：「用我的車票坐三等，沒有問題。」兩人談了一會兒，波布林斯基公爵拿出一張鈔票說：「讓我給你一點菲薄的款，作中國內地佈道之用。」戴氏一看，是五十鎊，就說：「你不是要給我五鎊麼？

請讓我把這一張鈔票還給你；這是五十鎊。」公爵驚訝說：「我本來是要給你五鎊，看來必定是神要給你五十鎊，我不能再拿回來。」戴氏回家的時候，同道正在求神特賜四十九鎊十一「先令」，以便匯送中國應急。第二天中午，大家同意將禱告會改為讚美會。

戴氏病時，諮議委員會在他的床邊開會，和他禱告。戴氏求神開路，叫內地會的教士可以沿緬甸伊洛瓦底江入雲南佈道。他們覺得驚異，因為大家認為時機還沒有到。正在這時候，英國政府預備派出若干人，去考察怎樣可以使緬甸與華西通商。一天有一個素來不認識的人來見戴氏，說他曾到過八莫，並說從八莫入雲南很容易。恰巧在十年前就與戴氏注意由緬甸入華西的范約翰正在英國。就決定派范約翰及祕書施亭利同去。這事居然成功了。眞的，「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藉着禱告祈求，戴氏的癱瘓好了。十八個教士到中國去了，所需的款都供給了，由緬甸入華西的希望也成功了。這一切都是在人力最薄弱的時候成就的。「我甚麼時候輭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十節）

第十九章　神的信實　四十三至四十四歲

戴德生屢次說：「神的工作可分為三段落：第一段，不可能；第二段，不容易；第三段，作成功。」在這時候，要進入中國內地未開福音之門的九省，似乎是不可能的。所謂不可能者，是一般人的意見，具有偉大信心的先知先覺卻不以為不可能。在「中國大衆」（China's Millions）的第一期社論，戴氏這樣說：「蘭茂密友爾帆船開赴中國，至今年五月

二十六日，就滿了九年。這九年中，我們得到許多經驗，訓練不少的中國工作人員，在中國五省裏頭，設立了五十個教會。我們深信時候已到，我們應該再進一步，更積極的執行主普傳福音的命令。靠主的恩典，我們要作，不是只試一試，因爲聖經沒有叫人『試試』。『試』這一個字，常在不信者的嘴唇上。他們常說：『我們必須照我們所能的作一下。』而神的兒女也常有這種態度。據我們的經驗，試作就是失敗。主的命令都是說『你們照我的命令作』，不是說『你們儘所能的試一試』。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們就籌備開始這九省的傳道工作。我們不要慌忙，『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但是也不作不必要的躭延。『你若甘心聽從，必吃地上的美物。』（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九節）『祂告訴你們作甚麼，你們就作甚麼。』（約翰福音第二章五節）

戴氏在「中國大衆」所發表的四篇「中華歸主」論文有以下一段：「我們的罪與輭弱差不多都是出乎信心的缺乏。倘若我們仰望主，察驗祂的信實，怎麼會不信祂呢？抓住神的信實之人，不會糊塗大胆或是輕率，但是他隨時可以對付意外事變。堅持神信實的人，卽使表面上似乎愚昧，還是勇敢服從神的命令。亞伯拉罕抓住神的信實，就把以撒獻上，以爲神還能叫他從死裏復活。摩西抓住神的信實，把數百萬以色列人帶到曠野裏去。約書亞深知以色列人的悖逆，也知道迦南人勇武善戰和他們堅固的堡壘，但因能堅持神的信實，毅然帶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河。衆使徒堅持神的信實，不因猶太人的仇恨或外邦人的敵視而喪膽。我又何必多說呢？因爲我若盡說凡堅持神的信實而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輭弱變爲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等等，時候就不夠了。」

「撒但也有他的信條：就是疑惑神的信實。他說：『神豈是眞說？你對於祂的命令沒有誤會嗎？神不會眞有那種意思。你的意見太極端，解釋太古板了。』可憐，魔鬼拿這種話，來阻擋我們一心信靠神完全奉獻給神，不知道有幾多次數。」

「多少人注視自己渺小的資源，而估計困難如何可怕，因此，就試作一點小嘗試，而竟在他的小試驗上失敗了。所有神的偉人，向來都是輭弱的人；他們爲神作成大事，因爲他們堅信神和他們同在。」

「親愛的朋友們，如果眞有一位信實可靠的活神，就我們應該抓住他的信實，毫不放鬆。既抓住祂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祂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我們可以很靠得住的得到力量，經費，及其他一切的便利，作成神的工。我們不要局部的靠神，而須天天時時刻刻服事神，澈底仰賴神的信實。」

經過多年的禱告，戴氏的大妹和她的丈夫，決定獻身主持內地會英國方面的工作。戴氏十分歡喜，就準備帶八名教士回中國，主持內地的工作。因爲中英關係緊張，許多朋友勸他不要走。有人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的省，更是談不到。」戴氏不以他們的意見爲然，卽定妥某隻法國郵船三等艙位，一八七六年九月四日開往中國。船開一個禮拜之內，李鴻章在烟台和英國駐華大使簽訂條約，准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戴氏在海上尙無所聞，但是他因着信，早知神要爲他們開路了。

第二十章　華西門戶

四十四至四十五歲

由於一八七六年的中英「烟台協定」，中國政府准許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自由旅行，然而內地紳士卻仍抱反對的態度。實際上，除內地會教士之外，外國人少有深入內地者。相反的，內地會的教士，多趁機深入，以便廣傳基督福音。祝氏先入湖南，後由湘西入貴州，在貴陽開始佈道。戴亭利入河南，在汝寧佈道；由汝寧出發，到河南許多縣傳福音，備嘗艱苦，卓著成績。又有義士敦及巴格道深入中國西北，麥卡悌入四川，在重慶設立教會，至今還在進展，爲內地會四川工作的中心點。湖北，宜昌有李格爾主持工作。更有人西進直到西藏邊境。統計內地會教士所歷路程，約有十萬里之遠。而范約翰及施喬治自緬甸入華的計劃，因英帝國的印度政府不給護照，功敗垂成。我們想到中國內地之難行，地方紳士的反對，衛生環境與氣候之不適合西人，而在短期內有這樣驚人的成績，其熱心與毅力，實足以令人欽佩。這些急先鋒深入中國內地，一切的接濟與策應，非常繁瑣困難，都由戴德生一人先由鎮江，後從武昌指揮並協助。有時這些熱心教士不免受逼迫或被驅逐，乃至絕糧。這更使內地會的領袖難過，然而他已學會一種祕訣，就是將一切的重担放在主耶穌的肩膀上。有一次幾位教士正在困難中，倪格爾來見戴氏，臨走聽見他吹口笛，調子是：「耶穌，我正在休息，休息……。」李格爾怒向戴氏說：「同工遭遇危險，你還有心吹口笛？」戴氏回答說：「你願意我着急發愁嗎？那是不會幫助他們的，只使我失去工作能力；我只好將我的重担卸給耶和華。戴氏在這時候不大健康，而工作又極繁重，若再

加上憂慮，非病不可。他的工作之辛苦，可以從他視察九江工作時寫給戴太太的信中看出：「風又大又冷，我坐在閣樓矮室裏的窗前寫信。我坐的凳子不及一尺高，而坐時卻能摩着屋頂的瓦。夜裏落雹，穿過瓦縫而入；早晨工人掃成一堆，寬廣各一尺，厚約一二寸。我一直寫到上午三時，手指都凍殭了。人的天性不歡喜這種經驗，然而我心裏快樂，因爲這是天父所安排的。」

戴氏常以各差會的教士不能合作，彼此猜疑，互相批評爲憂，認爲應當開一個聯合大會，大家見面，聯絡感情，交換意見，研討共同的問題。爲此禁食禱告，不斷求主捆綁撒但，不讓他搗亂。到了四月，十七位華西同工及十位其他差會教士開退修會，追求神恩。一月後，各差會都派代表來上海開聯合大會，到時聖靈作工，撒但消聲匿跡，各代表非常親熱，一團和氣，會畢盡歡握別。戴氏於五月十二日寫信給戴太太說：「今天下午我讀一篇論文，蒙神大大賜福。現在各差會的代表對我們的情感很好。」

第二十一章　爲愛耶穌的緣故　四十五至四十七歲

中國基督教各差會聯合大會在上海召開，戴氏爲召集人及東道主，責任繁重，異常勞苦。那時他患神經痛，所以更加辛苦。雖然如此，他還是不辭勞瘁，立即準備到浙江各教會視察。所到之地有黃岩，溫州，麗水，永康，金華，蘭溪，衢州等府縣。從一八七七年五月至十月，一路備受教友之熱烈歡迎，並多多造就他們的屬靈生命。

戴氏視察浙江各教會的時候，遇到許多中國領袖及傳道人，覺得他們也應當開一個會，大家集思廣益，聯絡感情。浙江英美各差會在寧波聯合舉行全浙中國牧師及傳道人大會。結果非常完滿，遠超乎意想之外。戴氏寫：「這次的會是我生平所見最有興趣的大會之一。我們看到中國弟兄才能之高，覺得又奇又樂。回想在不久之前，他們根本不認識主，我們大受鼓勵，並希望以後有更大的成就。願主叫中國各省都能早開這種大會。」

耶穌聖誕之前，戴氏第四次回到英國。離別十六個月之後，全家團圓，其樂可知。戴家有子女六人，連同一個義女（即童氏的孤兒）共七人。家中時聞小孩笑語聲，又適逢耶穌聖誕佳節，更使遠來的父親眉開眼笑。然而，戴氏卻不因家庭之樂，而稍忘中國屬靈的需要。回國後，立刻籌劃如何再送二十四名男教士，六名女教士到中國去。

這時華北饑荒十分嚴重，將要餓死的人約有六百萬。戴氏日夜忙碌，用文字及講演廣

事宣傳。英國人士深表同情，捐款源源而來。戴氏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不但可以講道，並且可以行道。但是，款項雖有着落，施賑的人卻很成問題，尤其是女界的領導者。找來找去，沒有一個比戴太太更合適。可是她的丈夫剛從中國回來，身體又不大好，需要她的看顧；家裏又有七個小孩，而且秀弱女子，深入閉塞守舊的山西，更是困難重重，不但辛苦，而且危險。戴太太還是毅然表示願去，但是向神要求兩個憑據：一個就是有款可以略備行裝，另一個就是需有五十鎊英金留在家裏，供給小孩的需要。神若要她去，望先替她解決這兩個問題。果然，次日就有人送她十鎊，第一個問題解決了。第五天早上戴雅各老先生來信，贊成她到中國去施賑，並附五十鎊的奉獻，第二點又不成問題了。戴氏的大妹說：「既然珍尼（戴太太）蒙召到中國去施賑，我也蒙召看顧她的小孩。」這更使她十分放心了。同行的有二位小姐。臨行收到一封信，內附一千鎊，給她辦孤兒院。她所担心的一點，就是丈夫的健康問題，神又替她解決了：有兩家貴族，正要到瑞士去遊歷，請戴氏一同去，並代付一切費用。他的健康大大進步，就寫信給太太說：「我每天必看你送給我的讀經指頁帶，上有『爲愛主耶穌的緣故』等字。我感謝主，天天提醒我，你我離別不是爲賺錢，不是爲小孩，甚至可以說不是爲中國，爲教士，或內地會，乃是爲愛主的緣故。祂配得着我們的愛，祂正在賜福給你，也叫我所遇見的人都對我很好。瑞士的空氣妙不可言，我以前實在想像不出牠的奇妙。牠好像直入我身體的軟弱部份，運行醫治，我這一切的享受都是神聽你的禱告而賜給我的。願神保守你，充滿你，使祂的活水從你的心裏滿溢出來……。」

一八七七年末過，所求的三十名教士已有二十八名動身到中國去，內地會的機構也大大加強。最要緊的，就是推定麥卡悌協助戴氏辦理行政及文字工作，豪華德（T. Howard）作英倫本部諮議委員會會長，戴氏的妹夫海便雅憫(B. Broomhall)作總幹事，都是一等人才，戴氏大受安慰。

第二十二章 「祂在前頭走」 四十七至四十八歲

一八七九年的春天，戴氏第五次來中國。船走到印度洋的時候，他患了一場大病。到了新嘉坡，有一位醫師上船來看他，認爲病勢十分沉重，恐怕未到香港，生命就不保了。可是戴氏仍然決定前進到上海來。戴太太在山西夢見她的丈夫在大危險中，情形可憐，並得聖靈啓示，必須趕來上海看護他。這時候山西孤兒院的基礎已經穩固，又有兩位教士的太太來到太原，所以戴太太可以安心離開山西。

戴氏到上海的時候，內地會許多教士等着歡迎他，並和他商量許多問題。他一時很興奮，指示甚爲詳盡，並計劃再入內地視察各教會。因爲過分勞苦，舊病又發，危在旦夕。醫師說：「若不到涼爽的地方去養病，恐怕不會好。」就決定到煙台去避暑醫病。戴太太陪他去一住幾個月，健康漸漸恢復。戴氏想到許多教士，尤其是他們的小孩，和他一樣的需要這種天氣，就抱着希望，要在煙台建築幾間房子，給內地會的教士和他們的家眷避暑養病，並爲此事禱告。正在這個時候，祇氏夫婦受不了武昌炎熱的天氣，又兼工作非常繁重，身體漸漸支持不了，小孩們更是瘦弱不堪。戴氏寫信給他說：「如果可能的話，請

到此來地。」但是身邊沒有錢寄給他作旅費，後來他把不必要的傢具出賣，就帶家眷到煙台去。一到北方海濱，如魚得水，如鳥騰空，精神大振，身體也漸漸強壯起來。戴氏看見祝家小孩，在海灘上玩耍嬉笑，滿面春風，快樂得很。

在煙台休養了幾個月，戴氏覺得精神身體都很好，就決定回上海工作。在途中船遇到大風，情形十分險惡，戴氏着上游泳帶，以備萬一，後來回想生死全在神的手中，何必靠此區區之物，又把游泳帶解下不用。午夜他求神說：「若是合乎你的旨意，就止住這暴風。」果然，聽見船主說，從一點鐘起，風雨表的水銀開始上升，風漸漸息了。安抵上海及鎮江之後，公務極忙，秋老虎又是熱不可當，因此得了痢疾，不得不再回煙台養病。

在養病的時候，戴氏天天坐在小屋裏，觀看一片廣闊的海灘，浩蕩的海水，飽吸清氣，迎面海風，肌爽神怡，樂從中來。又想到同人的福利，希望能夠修一間療養院，給積勞成疾的同工養病；蓋一座學校，給他們的子女讀書。但是知道買地困難，經費沒有，只好爲此禱告，等候神的時候。隣近小山有地，非常幽美，地勢高亢，海風常來，又有小河，蜿蜒徐流入海，眞是理想之地。可是地越好越難得着，暫時只是羡慕而已。卻也爲此懇切求神安排。有一天，戴氏和祝氏正在此勝地散步，有一個農夫走上來問：「你要買地嗎？」二人一看，地點極好，價錢也極公道。戴氏馬上決定把牠買下來，立刻付定錢。祝氏回憶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的交易。後來隣居的農夫也願意把他們的地出賣，就一齊都買下來，價錢極廉。」

其次的問題，就是房子怎樣蓋？自然非用最經濟的辦法不可。戴氏說：「我們就用山

地的石頭，並用地面的泥作磚。恰巧港內有一條打破的洋船，就廉價買了許多硬木，來作木料蓋房子。」一切由戴氏和祝氏自己設計監工。二人雖非建築工程師，所修的屋，卻很結實雅觀。這房子就是內地會著名之煙台學校的起點。建築未畢，戴氏將這一件事交給祝氏辦理，自己和同工郭豁達（Coulthard）坐驢車，沿運河到鎮江。後來又到武昌指導及歡送正在預備往四川貴州及西北各教士。他陪一隊同工上船。在船上看見同工中有人吃不下菜油所炒的菜，就爲他們親自跑了好多路去買猪油，雞蛋及蕃薯給他們吃，使他們終身不忘。此外，同行的有一個在揚州得救的男童，身患痳瘋。同工某小姐寫：「我嫌痳瘋兒的鋪蓋奇臭。次日，把最臭的丟掉；但是戴氏已經和他睡在一個房間。」戴氏之克己待人，公而忘私，從此可見一般。後來再見面的時候他對這小姐說：「我和你分手之後，爲你禱告不知有幾千次。」他雖然處處犧牲吃苦，心裏卻有極大的快樂。七月間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我沒有法子對你說出我的心快樂到甚麼程度。現在我們已看見主的福音傳到中國最遠的角落。這眞是值得我們爲此而生，爲此而死。」

第二十三章　爲福音勞苦的婦女們　四十八至四十九歲

外國婦女到中國內地去傳福音在今日是一樁很平常的事，可是在戴氏初到中國的時候有很多西人猛烈反對，但是過了二十餘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後來在江西玉山至廣信，一直沿廣信江一帶地方，就有三十個教士，都是女人。這種奇績，全出乎戴氏的熱心提倡和禱告的力量。戴氏說：「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渴望婦女早入中國內地工作，這是我一生的

最大願望。」一起頭外國教士以爲中國內地遙遠，風氣閉塞，因此越是深入，困難越多。後來的經驗告訴他們，全中國老百姓的心理與習慣都是差不多。惟一的困難就是交通不便，因此不免跋涉山川之苦，如是而已。

關於中國內地婦女對待外國婦女的表現，李格爾太太在重慶曾這樣寫：「每天平均有幾百個人來看我們，我們的家簡直像一個熱鬧的市場。」因此她忙的不得了，必須在清早三點鐘起來讀經寫信。有幾次她因過度疲乏而昏倒，醒時看見許多婦女圍着她，神情非常着急；有人用扇子搧她，充分表現她們的愛。有一個老太太愛她像自己的女兒，常常派轎子來接她到家裏去休息，爲她預備頂好的床鋪，天熱坐在床邊搧她，直到她睡着。臨走必辦一席好菜，請她飽吃一頓，然後送她囘去。

吉德小姐和麥卡悌夫人從湖南入貴州的時候，吉德小姐曾寫信給朋友說：「我最愛這些湖南的女人。她們很仁愛，很喜歡接待我們，並聽我們講道。在一個湘西的村莊，我遇到一件很好玩的事。麥太太因爲牙痛，不能和我一同出去傳福音，所以我就單獨出去；途中遇見一個婦人，身體比我小一半，一手抱着嬰孩，一手拉着我的手。又有一個女孩，約十五歲，拉着我的另一隻手，領我望村莊前進，告訴我說：『不要害怕，我們會保護你……』開會完畢之後，那抱小孩的女子又送我上船。可愛的女子，願神賜福給她！」

威爾遜及富舌德二女教士，長途跋涉到陝西漢中去，和金氏夫婦同工。途中受老百姓的殷勤招待。威爾遜小姐寫信給朋友說：「各村莊的老百姓對我們很好，在他們吃飯的時候看見我們，必殷殷相請，一同吃飯。有一對老夫婦，看見我太累了，就殷殷留我住一晚

，盡他們最大的能力，使我舒服。」六個月之後，有一對新結婚的青年巴格道氏夫婦，也來到漢中，預備前往甘肅。威爾遜小姐，看見新婦年輕，路上需要人幫助，毅然決定陪她去。到甘肅秦州的時候，已是深冬了。

七十年前，這些勇敢的外國婦女，爲愛主的緣故，跋涉萬里，深入中國內地，心中固然有很大的喜樂，然而也不無重大的犧牲。一八八一年，漢中金太太患斑疹傷寒去世，留下一個出世才五個月的嬰孩。又有花國香夫人爲在貴州之唯一外國婦女，她最疼愛的小孩去世。她遂轉入雲南，二年半後，她自己也去世。臨終時對丈夫說：「我很慚愧，沒有作甚麽事；然而我們去後，有很多人會跟上來的。」

內地會婦女的工作，是多年懇切禱告的結果。早在一八七八年，戴氏已經聯絡許多英國基督徒，爲一萬二千五百萬沒有信主的中國婦女懇切禱告。威爾遜小姐將深入中國內地的時候，戴氏對她說：「務必愛中國的婦女，每天用最好的時間和神交通。」後來有許多中國婦女對某外國女傳道說：「你來使我們心裏覺到寬綽，溫暖；我們以前沒有過這種感覺，就是在自己的娘家也沒有。」從此可知，這些女教士，眞能實行戴氏的勸勉。

第六段　漲潮

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七年　四十九至五十五歲

第二十四章　七十個基督精兵　四十九歲

內地會用旅行的方法傳揚福音是否重要？旅行各處毫無目標有否效果？日後工作是否由流動性變爲固定性？一八八一年戴氏在中國大衆公開答覆以上一類問題。

內地會教士打開華西各省佈道之門，已有四年半了。工作如何發展？估計效果豈是太早？當時，在五個新開闢的省內，已有七十八人受洗歸主。席勝魔先生爲當時山西歸主信徒中之最著名者，可見旅行佈道亦有成就。一八八〇年，倫敦會的魏立氏對內地會的工作寫着：「他們開闢傳道之門，這正是需要的。別的差會的工作也是好的，但與內地會的工作不同。」

廣傳眞理知識，是內地會不變的宗旨。戴氏以箴言第十一章二十四節爲工作進行的原則：「有施散的，卻更增添。」雖然靠旅行佈道，求信徒的增加，遠不如集中力量，在老教區工作收效之速，然而戴氏卻不因此而稍變方針，所以他鼓勵各教士繼續向內地前進。除湖南一省之外，賈美仁(Cameron)，走徧全中國，連遙遠的蒙古西藏也都到過。麥卡悌步行廣西貴州雲南三省，到處宣傳福音。范約翰及施享利由緬甸入雲南，在滇西傳道，以後來武昌見戴氏，再到上海。

戴氏既以前進深入爲目的，自然有許多新問題發生，更不能不隨時作新的計劃。對於

這一點，戴氏對在武昌聚集的同工發表意見如下：

「爲神工作有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個就是盡心擬定一個最好的計劃，然後盡最大的努力把牠實行出來。這個固然比沒有計劃好，但不是服事主最好的方法。其次就是既已詳細擬定計劃，並立志執行，就求神恩助工作完成。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和神一同發起，請示祂的計劃，奉獻自己去執行祂的旨意」。大家都贊成用第三個方法，並開始禱告，求神啓示關於新工作的綱要。戴氏繼續說：「照這樣作法，我們將責任交給偉大的設計者—神，而覺得作祂的事，滿有甘甜的安息，除了服從祂的領導之外，沒有甚麼責任，因爲我們是服事一位會設計，能推行，而永不失敗者。」

有一天，戴氏和一同工在武昌蛇山散步，二人計算究竟再請多少新教士到中國來，結論是最少須再增加五十至六十名，但是此數還怕不夠。這時候，戴氏忽然想到路加第十章一節的話：「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但是一時又覺得要求七十個人，似乎太多；不是沒有這個需要，乃是因爲經費不夠。正在這個時候，這同工的脚踢着草裏一點硬的東西。俯首撿起，是一串銅錢，就說：「你看我撿起的是甚麼！我們固然不得不上山來取，但是神確能給我們一切所需要的錢。」二人回家，告訴其他的同工，大家開始禱告，憑着信心祈求，深信奉主的名作具體的祈求，神必垂聽。內中有一個人說：「當第七十個人來到中國，希望大家再聚集，開一個讚美會。」究竟希望幾時達到這目的呢？大家同意以三年爲達到這目的的期限。又有一個人說：「到那時，大家天各一方，不容易共聚一堂，爲甚麼不馬上開一個讚美會，在未分手之前，爲這七十個教士感謝主呢？」大家贊成

這話，立刻就開會，憑信心感謝主垂聽他們的禱告。

在這年中，戴氏家庭亦爲多事之秋。夏天，在數禮拜之內，他最親愛的母親和他太太的母親相繼離世歸主。雖然知道她們靈歸天家，得享無窮幸福，總不免多少傷感。十月，在武昌開會前，他送別他的太太回英看護七個子女。

第二十五章　更深處　五十歲

戴太太回到英國，才知道戴雅各老先生在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去世。戴氏聽見這個消息，寫信給朋友說：「我敬愛的父親忽被召回天家，未受絲毫的痛苦。離世於他是有益的。因爲想到嚴冬凄涼，苦煞老人，又況他五十年的同伴——母親，早已離他歸天，不免爲他擔憂。現在他不能再有苦痛了。一念及此，滿心感謝。但是轉想到將來沒有老家可歸，不能得到父母的歡迎，不禁悽然淚下。可是我又想起他們兩位，不但安息在主耶穌之前，而且重新合而爲一，永遠沒有軟弱，沒有缺陷。至於老家的思念又回到我的心裏，然而只是在我所願意的上方，而不在下界，這眞使我十分快樂。」

同年的十二月初旬，內地會的教士又在鎭江開會。到會的人都爲希望來華的七十教士懇切禱告，並應許繼續禱告，直到他們都到中國爲止。大會開完，戴氏就預備離開鎭江，有五位教士送他上船，在他的艙裏再爲七十教士禱告。戴氏同他們相約說：「如果你們答應爲這件事繼續禱告，我就打電報到英國，請總會如數接納，並派遣他們到中國來。」約在這個時候，戴氏的大兒子存仁來到中國，大受父親的歡迎。他在中國忠心事主共

六十四年，先在煙台學校服務，後作旅行佈道及教會工作。

一八八二年一月，戴氏在寧波草擬了徵求七十教士的文稿，其中有一段說：「同人等蒙召，在中國作屬靈工作，經過詳細的考查，認為必須即時大量增加工作人員。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每日同心向神懇求，加派四十二名男子，二十八名女子，出來幫助我們推進已經付託給我們的屬靈工作，並呼求祖國主內弟兄姊妹，和我們同心求主，再派出七十人到中國來……。」

在煙台，戴氏和內地會同人求主加派七十人的時候，正是經費特別困難的時候。他的回憶說：「當大家同坐在桌旁的時候，從祖國發出的信到了。打開一看，信中只附九十六鎊、九「先令」、五「辨士」，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七百或八百鎊。當時我的情緒，殊難忘記。我把信再封起來，進入我的房間，跪下禱告，將信放在主的面前，問祂怎樣處理不到九十七鎊的款子。那時我們的會共有七十幾個工作中心，八九十個教士和他們的家眷，還有一百左右的中國同工。此外尚有一百多個中國兒童，在學校裏讀書，衣食住都靠內地會供給。我先將我的重担放在主的肩上，然後把這事實告訴煙台的同工。大家很嚴肅，同心仰望主，求祂幫助，其餘的人都不知道。後來就有當地的朋友賡續奉獻，足以應付該月一切的需要。十一十二兩月的情形，大致相同。每次將信放在主的面前，將重担放在祂的身上之後，都得到祂的幫助。主叫我們的心因喜樂而歌唱，藉着當地人士空前絕後的獻捐，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

約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一日，戴氏和幾位同工在煙台照常聚集禱告，求主派遣七十個教

士。戴氏回憶這次的禱告說：「我們知道天父愛叫祂的子女快樂；那個父親不是這樣？我們抱着愛心，求祂引導一個有錢的管家，特別爲這目的大量奉獻，爲自己和家人積福，叫我們歡喜，也能鼓勵本國小信的人。」數日後，戴氏動身回英國。船到亞丁時，接到他的妹夫海便雅憫的信說：「在二月二日，收到奉獻三千金鎊。」船到法國時，他在中國大衆看到這三千金鎊的奉獻人名字如下：「父親一千鎊，母親一千鎊，美麗二百鎊，羅嬉二百鎊，玻弟二百鎊，愛妹二百鎊，亨利二百鎊，共三千鎊。」如此，神完全照戴氏及其同工在煙台所求的方式，「爲自己和家人積福」，供給經費。這種捐獻的方式，以前沒有，除了這一家再捐一千鎊外，以後也沒有。

第二十六章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五十至五十二歲

戴氏快要離開中國回英的時候，讀到西番雅書第三章十七節：「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而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船到法國的時候，戴太太來巴黎迎接丈夫。二人同坐在馬車裏，要說的話很多，卻是默無一言。他們的喜樂太深，非言語所能表達，只是手握着手，默然相愛而已。

他們於三月底回到英國，但見內地會聲價十倍，爲衆基督徒所敬重，大異往昔。經過海便雅憫主任八年的努力，大得國內士女的信任，朋友也年年增加。各方來信極多，劍橋有一個小孩寫信給戴氏說：「如果你還未去世，我願意將我所積蓄的錢寄來給你，去幫助中國的小朋友愛耶穌。」各方人士對於戴氏的人格及成就，推崇備至，有口皆碑，請他

講道及演說的，非常之多；不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敬愛他。

最使戴氏快樂的事，就是英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對於他徵求七十教士，表示熱烈的響應。其中最著名的叫作劍橋七傑，而炮隊軍官何斯德（Hoste），大運動家施達德、（Studd），司米德(Stanley Smith)尤爲傑出人才。他們的美好見證，感動了不少的英國大學生到中國來傳道。一八八三年，情形甚好，値得紀念。一八八四年更好，確是屬靈力量與蒙福的高潮。這時，慕迪氏又到英國，使教會大大復興，信主人數大增，劍橋七傑中有因他歸主者，內地會的工作因以更加興旺。那時工作十分緊張，戴氏日夜工作，通信、會客、開會、演講、十分忙碌。十個月內所寫的信，有二千六百封之多。而這時所收奉獻的款也特別多。一年中獻身入中國內地傳道的有四十六人之多，連同以前二年出發的教士，合計不止七十個人，眞是超乎所求所想的。

戴氏看見那麼多的青年到中國去，認爲自己也應當親自到中國，指揮一切。本想帶幾位劍橋大學生同行，後來因爲億定堡大學之請，就留這幾位青年去作見證，戴氏一人出發。到法國的時候，接到以下的報告：「昨晚有二千大學生來赴會，情况極好，這全是主奇妙的作爲。」閱畢，滿心歡喜感謝，繼續向中國前進。

第二十七章　進步的代價

五十三至五十四歲

一八八五年一月下旬，戴氏離開倫敦，第六次到中國來。他希望把擴大的中國內地會各部工作更嚴密的組織一下，例如設立中國諮議委員會，開辦中國華語學校，設立省主任

及總會副主任，並到山西陝西去巡視教會。可是撒但深知戴氏所要作的事關係重大，破壞不遺餘力。戴氏函夫人說：「作成主的工作，必須經過許多痛苦，比我們現在所看得到的還要多得多；無論在物質上，或屬靈上，多結果與多受苦似乎是分不開的。大試煉和大恩典時時與我同在。撒但此刻很忙，到處都是試探；我確知你必爲我迫切禱告，鬥爭眞是劇烈，撒但處處圍困我，肉體與心常常失敗。讓牠們失敗罷！祂不失敗。多多禱告，不斷禱告，因爲撒但向我們猛烈進攻。有時我覺得幾乎被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壓碎，但是一看到內地會奇妙的進步，大多數同工奇妙的愛，以及祖國及外國所受良好的影響，又覺得卽使因此而死傷二十人，也是很値得。倘若你我被犧牲，豈可後悔？不，我們豈不應該甘心、歡喜、渴慕出任何代價，以爭取眞實永久的福分？」

進步的代價：代價已出，進步也來，戴氏在安慶設立一個中央訓練所，由顧正道（Cooper）及鮑康寧（Baller）領導。同時，請顧氏爲安徽省主任，宓道生爲浙江省主任，衞養生爲副主任，又請范約翰做中國總會副主任，幫助戴氏出巡各區，並在戴氏回國時，代理主任的職務。

揚州內地會婦女訓練所主任穆素英女士，患了一場大病，身體很弱，需要調換空氣，並作暫時的休養。戴氏陪她坐船沿錢塘江及廣信江巡視浙江江西教會，雙方得到很大的益處。回到上海，遇到一件重要問題：上海某人在虹口有一塊地出賣，約七畝（見註），地址很適宜。地主要價二千五百鎊，內地會這時很需要買一塊地，修蓋房屋，以應逐年增加的需要，可惜沒有現款，就將這件事帶到主的面前，求祂解決。奇妙得很，就在這禱告會

中解決了。有一位新到的教士，從前是一個富商，聽麥卡悌講中國的需要，獻身出來傳道。因爲一時不能將生意結束，不得已躭擱到這時候，戴氏也因不得已而躭延回國的日子，因此二人得在上海相見，辦成這件事。這人立卽奉獻二千五百鎊買地，後來又自動捐款，修蓋全部房屋，眞是奇妙。戴氏到這時，方才得到工夫，往華北去視察教會。

註：一九三〇年，該地及其房屋不夠應用，乃全部出售，將所得之錢，購得滬西新聞路一五三一號的空地一方，約廿二畝，並造大洋房二所及小洋房一所。經一年之建築設備得以完成，竟於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前六禮拜，完畢遷移工作。虹口房屋在戰事中受損、神之恩典何其奇妙！

第二十八章　福樂之日　　五十四歲

戴氏到華北視察教會，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和當地的同工研究怎樣使主的福音普徧傳入華北，同時訪問這些孤零零爲福音勞碌的同工，鼓勵他們，幫助他們，並和他們商量如何組織本地教會，也希望藉着此行，設立一個中華聖公會四川教區。

這次的旅行是從直隸（河北）的平原，坐驢車到山西太原。一路非常辛苦，泥路崎嶇不平，車子顛簸得利害。客店極不衞生，路上難買適當食物。夏天已到，太陽炎熱，蒼蠅逼人，蚤虱鑽膚。行了二禮拜，到達山西太原，住在葉華德醫師家裏。山西的教士都來太原等候他們所敬愛的領袖，其中有劍橋七傑中五人。當時山西教會開始興旺，中國同工中有席勝魔和他的朋友張屆二君爲山西很有力的福音使者。

戴氏趁此機會，在太原召集會議。會議的總題是「靠基督解決信徒的個人生活，聖潔問題，以及一切處事應變綽有餘裕」。由戴氏主講，章必成（Beauchamp）教士紀錄，後來編成一本書，名爲「福樂之日」。所講的要點大意如下：「教士應當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多和中國人民接觸，多對他們表現同情心，並應以事實證明我們樂意爲他們犧牲；不要對人說「世界虛空」，而自己卻愛世界，當以基督爲中心，醫院學堂只是領人歸主的方法，傳福音是主，開醫院辦學堂是賓，不可喧賓奪主。如果我們以辦醫院代替傳福音，用教育作用代替屬靈力量，若想用教育方法叫人得救，或是迷信金錢、學問、口才，而不專一靠神，那都是極大的錯誤。願我們大家衷心高舉榮耀的福音，篤信福音，就是神救人的大能大力，其他一切的一切都應當放在其次。我們若能澈底覺悟，我們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乎基督，就永遠不會失望。」

太原退修會開完之後，戴氏就和一些同人動身到洪洞去。途中大雨滂沱，泥漿沒脛，山洪怒濤，時見沙土崩潰，行路非常艱險。行了兩個禮拜，才到洪洞。戴氏會見席氏，印象極好，就設立他爲牧師，沒有區域的限制。立宋先生爲平陽（臨汾）教會的牧師，又設立二人爲長老，十六人爲執事。當日七十個信徒共同「擘餅」（吃聖餐）紀念主。此後大家又向南走了一天路，到平陽府開大會。有許多大寧的信徒在大雨之下，跋涉山川，特來拜會戴老牧師，聽他的訓話。戴氏又選立屈先生爲大寧教會的長老，並派立五位執事，即首途西向，往陝西漢中去。

席牧師的家離平陽三十餘里，戴氏決定到他家裏去拜訪他，並參觀他的戒煙所。同行

者有同工四人及戴氏長子存仁。到時已是黃昏，看見一切都佈置得很好，院子裏張布爲幕，預備開會，客廳改作上賓的臥室。大家笑容滿面，反映着掛在客堂裏朱紅幛上的金字「大禧年」三個字。有一段故事使戴氏最感興趣的，就是關於霍州戒煙所的開始：有一天席太太對她的丈夫說：「我們爲霍州禱告很久，現在是不是就該開始作一點工作？」席氏說：「我極樂意爲霍州作一點事，可惜沒有錢，房租又貴。」她問：「需要多少錢？」席氏告訴她之後，她就走開，不再說甚麽。第二天早晨，她來作家庭禮拜的時候，裝飾特別樸素。作完禮拜，她將幾包東西放在桌上說：「我想神已聽我們爲霍州的禱告了。」席氏看見太太打扮特別樸素，又聽這話，有點詫異，就打開一小包來看，乃是她的金銀裝飾物：手鐲、戒指，簪、釵等嫁粧。席氏說：「你不會把這一切都奉獻吧？」「自然會，」她很快樂的答復，「我可以沒有這些東西，霍州不可不有福音。」席氏就用所得的錢創辦這戒煙所。戴氏轉向席太太說：「你不爲這些美麗的東西可惜？」她回答：「可惜？我有耶穌，還不夠嗎？」

離開了霍州，戴氏趕往漢中，行了二十四天路程，章必成陪他去。天氣很熱，不得不在夜裏走路，白天休息，因此常常走錯路。章氏定要背戴氏過小河；老人家起頭極不願意，後來同意了。有時找不到客棧，不得不睡在路旁。走路的時候，常遇到大雨，衣服全溼。在灶前脫衣烘乾。有一次客店主人以爲這樣會觸怒灶神，向章氏大發脾氣，幸有戴氏作和事老，才把一場小風浪平下來。有一次大雨傾盆，河水暴漲，差一點不能渡過。有時沙土被大雨冲散，以致土崩，幾乎遭難。有幾次夜裏看見豺狼，但是沒有來攻擊他們。雖然

走路十分辛苦，戴氏卻是非常愉快。有一次路上無法購買食物，戴氏唱着：「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些飲食。」章必成聽見說：「飲食在那裏？」戴氏笑答：「離這裏不遠。我們的父親知道我們肚子很餓，祂會快送早餐給我們吃。等到來的時候，你必須先謝飯，我馬上就可以吃。」果然，就有一個人來賣米飯，非常好吃。雖然身體有時不免挨餓，戴氏的靈裏卻沒有餓過。他出門必帶火柴、洋蠟燭、及聖經。天未亮之前，他必起來讀經禱告。無論地方怎麼髒，怎麼鬧，絕不間斷。最後到了漢中，看見本地信徒非常熱心愛主，大受安慰。本想在這裏籌設川東教區，因為上海有要緊事情，催他回去，就決定趕回上海。

第二十九章　求神年內再遣百員教士　五十四至五十五歲

戴氏從漢中坐船沿漢江順流而下，直到漢口，水程約一千英里。漢中教士貝貽士夫婦有一個女孩，名安尼，年五歲，身體瘦弱不堪。她的父母託戴氏帶她往海濱療養。戴氏欣然答應，飲食穿衣，親自照顧，宛若慈母，其愛心可見一般。

這次戴氏趕快離開漢中，主要目的在召集富有經驗的教士，組織一個委員會，協助范約翰副主任。所以就在安慶召集各省主任，共同退修禱告，然後開會討論各種問題，自十一月中開到十二月初，並將討論結果編成一本灰色書，對各職員及教士，都有詳明的指示。此外並預備一册華文課程「內地會工作大綱及施行細則」也加以修改。在上海開委員會的時候，范約翰強調提議，請內地會求主在一八八七年派出一百教士來華，但是大多數的委員以為不可能。戴氏起頭也很懷疑。范約翰說：「是的，可是有這麼大的需要，我

們怎麼能夠要求比這個更少？」戴氏不能不承認他所說的有充分的理由。在開會期間，大家爲此禱告　沒有離開安慶之前，戴氏寫信回家說：「現在我們正爲一八八七年的一百名新教士禱告，願主指示，選擇，並供給經費。」以後他的信心竟超過范約翰　他說：「假使你將一百名新教士在中國所拍的照片拿給我看，不會叫我覺得更可靠。」

戴氏及同工又求主在一八八七年內多給一萬鎊經費，並求賜下大宗的奉獻，免收款手續繁瑣之勞。果然，年內收到十一次奉獻，共一萬一千鎊；而奉獻自己來中國傳道的，共有六百名，但是只能收取一百零二名。十二月八日有一批女教士動身來中國，連同以前出發的，共計八十八人，再加上十二月十五及二十九日出發的人，總數一百零二人。一年前上海有一位老教士對戴氏說：「我很歡喜聽見你爲增加一大批的新教士禱告。自然，一年內你不會得到一百個，但是比不求這數目，總可以多得幾個。」戴氏說：「我們已經預嘗全數來華的喜樂。我敢斷言，若是神准你健在的話，你也要歡歡喜喜的，迎接最後來華的一位教士」這話果然應驗。迎接末了一批教士數禮拜之後，他就去世了。

第七段　更廣大的使命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五年　五十六至六十三歲

第三十章　基督與我之間知者能有幾人　五十五至五十六歲

戴氏在蘇格蘭開會的時候，美國紐約州一位青年基督徒，名福亨利（H. W. Frost），來到倫敦，寄宿在內地會會所鄰近等候他。關於初次會面所得的印象，他這樣說：「我看見戴氏態度從容，毫無私見，溫雅仁慈，和藹可親，畏心立即消除。從那時，我的心和這位所敬愛的神的僕人，精誠結合，永不改變。」福氏即向戴氏說明來英國的目的是要和他商量，可否按照內地會一貫的宗旨，在美洲組織一個諮議委員會，協助供給戴氏教士及經費。戴氏一時不能接受這個好意。福氏之掃興，不言可知。他回憶說：「回到寓所，我經歷一生最大的憂愁。當我走入臥室的時候，撒但似乎迎着我，把我包羅在黑暗裏。我走了三千英里，而所得的只是一個『不』字。」

福氏雖掃興，仍不灰心。聽見戴氏不久就要回中國，並且如被敦請，願意經美國，橫渡太平洋而至中國，就寫信給慕迪氏及「乃卡阿喇湖上聖經研究夏令會」的召集人，建議邀請戴氏來美演講。他們都贊成，戴氏即於六月底乘郵船到新大陸去。他的次子存義（即此傳的原著者），隨同父親赴美。在船上和主有甜蜜的交通與重大的交涉。船上的人誰也看不出基督與他之間的祕密。正如蘇格蘭著名基督徒饒得福先生（S. Rutherford）所說：「基督與我之間知者能有幾人？」七月，船到紐約市，福氏特來迎接他們到他父親家裏去

住，招待十分周到。

戴氏到美國之後，先往加拿大的多倫多開會，備受歡迎。後來到美國麻省北田，慕迪先生親來迎接到他家裏去住。來赴夏令會的有四百個大學生，代表九十個大學。學生最愛聽戴氏講經，慕迪氏不得不宣佈在下午另開特別會(平時下午無會，學生自由運動消遣)。

其次就是「乃阿卡喇湖上退修大會」。到會者都是美國及加拿大屬靈的信徒，內中有不少是牧師。戴氏只講兩次眞理，幾乎不提中國或內地會，就到芝加哥去開會。關於這一個會，福亨利說：「有一位佈道大家，認爲戴氏所說的話，幾乎像神的直接啓示。有同樣感覺的很多。」芝加哥的會開完後，戴氏又回到紐約州阿帝卡福氏別墅去休息。

「乃阿卡喇退修大會」在戴氏離開之後，有一個意外的大轉機；聖靈大大作工，抓住全體會衆，青年男女熱烈奉獻金錢或自己爲主服役。福亨利忽然變爲中國內地會的臨時司庫。所收的錢足供八個教士在中國一年之用。福亨利半夜回到阿帝卡，戴氏到車站來接他等到了家之後，才將會中的好消息詳細報告出來。關於戴氏的反應，福亨利這樣說：「他莊嚴靜聽，似乎說了一句『讚美主』，或是『感謝主』，此外毫無表示。我承認，只這一次，我對於戴先生有點失望。他不但不快樂，似乎反覺得多一個重擔在身。他站着幾分鐘深思，然後說：『我想我們最好作一下禱告。』於是他跪下在床邊，求神指示他一切所經過的意思。我也漸漸明白他的意思了。」

經過懇切禱告之後，戴氏清楚神的旨意是要設立一個北美洲分會。慕迪氏也勸他立刻徵求工作人員並介紹自己的幾個學生。戴氏的徵求文中有下面一段話：「有教士而無經費

不會使我擔憂，因爲主必當心祂自己的工人，祂並不要我負這責任。可是有金錢而無教士，那是一樁很嚴重的事。親愛的美國朋友們，我以爲倘若你們給我這個責任，而不從你們中間送出幾個人去使用這金錢，那樣對待我們是不大仁愛的。錢我們已經有了，人在那裏呢？」在短短的時期內，表示願意到中國內地去的有四十多人。被選的有八人，四男四女；而這八人的親友表示願意供給一切費用，所以原款還是一點不動用。戴氏講到這一點說：「分別爲聖的金錢，如同耶穌所祝謝的魚和餅，是用不完的。」

第三十一章　十字架並不輕省　五十六至五十七歲

戴氏北美之行，得到意外的成功。可是從過去的經驗，他深知每次特別成功之後，必有一度大試煉。范約翰也深明這個道理。果然，船到橫濱的時候，就聽見煙台學校校長挪利時，因爲要救學生，自己被瘋狗咬傷，死於畏水病；湖南教會的急先鋒吳立誠也去世了；到上海又聽說一個很有才德的青年與世永別；又有一位很屬靈的女子危在旦夕。一月之內，死喪三個男人，一個女子，殊可惋惜。戴氏寫信給戴太太說：「我幾乎不能自持。我的心像一個剛斷奶的嬰孩；我願意單獨安靜在神的面前。最傷心的，就是一位剛從英國來上海的青年婦女，忽然神經錯亂。又有一位聰明美麗的少年女子在內地死於天花。香港最後打電報來說：顧正道患肺炎很重，不知能否活到船開入上海的時候。戴氏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寫信說：「試煉如風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的會所以前常當作醫院用，今且用爲瘋人院。然而我知道主是完全對的。現在我們毫無辦法，只可忍受試煉，等候

神。祂沒有弄錯，絕無錯誤。就是在今日情形之下，我們也是感謝，順受祂的措施。雖然目前似乎很神祕，不久之後，必能歡然看見祂的智慧與愛心。」

還有一件事比上面所說的更可慮，就是英國諮議委員會裏面有人因爲不明白底細，而反對戴氏這次在美國組織分會，甚至聲言要辭去諮議之職，情形十分危急。經過戴氏謙虛忍耐的說明和至誠大公無私的感化，各諮議都能諒解，抱着虛心研究的態度。四月五日戴氏寫信說：「我們的盼望都在乎神，神能應付一切意外的急變。」

第三十二章 「如鷹展翅上騰」 五十七歲

倫敦諮議對於美國分會之組織頗持異議。戴氏認爲非回英國親自解釋，不容易使各諮議澈底明白，所以就決定回國。這時那位患神經病的女教士已經漸漸好了，上海會所的設計也已經詳密研究，作最後的決定，交與建築工程師執行了。建築經費全由捐款購地的那位教士一人負責，不動用內地會的公款，所以戴氏就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乘法國郵船回英國去了。

戴氏一生成功的祕訣，就在他的謙虛；事無大小，不敢自負，必須多方禱告祈求，靠主得勝。這次往倫敦之前，他寫信給范約翰副主任說：「想到我可能像參孫，不知道主已離開他，冒然出去迎敵，以致大敗被俘，眼睛被敵人挖出，言念及此，不寒而慄。願主保守我靠近祂自己，否則我們所作的，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但是爲祂自己聖名的緣故，祂必保守我們。」信徒抱這種態度，接物應事，可操勝券。五月底又寫信給副會督說：「我

想一切都能順利解决。從我們的大試煉，可以得着很大的好處。」七月四日，又寫：「在這些事上，我們不能不看見神的手指揮一切。祂俯聽了我們懇切的禱告。今日諮議的誠懇，非數年來所能比。爲這一切，我們理當感謝讚美。」

不但美國分會的問題都解决，在英國的機構也加強了，在格拉司哥市組織了一個諮議輔助會，輔助倫敦諮議委員會，辦理蘇格蘭內地會教士候選人事宜。在倫敦又成立了一個諮議委員會婦女部，辦理關於女教士候選人之訓練及輔助事宜。

英國諮議委員會問題滿意解决了之後，戴氏應大陸之請，橫渡大西洋到美國去。這時北美諮議委員會祕書福亨利，因父親經商遇到意外的大失敗而供給停止，頓入困境，想把華麗房子出賣，但是恐怕他的太太不能同意。有一天福太太讀到哈該書第一章四節：「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麼？」大受感動，勸丈夫把房子賣掉，專心爲內地會事主。夫妻同心，十分快樂。乃阿卡喇大會的奉獻雖然很多，但是大多數指定給某某教士用，所以北美諮議委員會的經費還是沒有着落。戴氏將捐給他本人的二百五十元美金轉送福君，並對他說：「此外我不能應許甚麼。」福亨利當時頗覺爲難，但是以後恍然覺悟說：「二百五十元美金，再加上主，儘夠了。」假使當時他能夠預先看到，在十七年內，北美分會收入五十多萬元美金，又加上價值四萬元美金的產業，就不會那樣的提心吊膽了。

戴氏在美國五個禮拜，到過十八個地點，對四十幾個聚會講演。在麻州北田開會四天，慕迪氏對內地會的興趣益加濃厚，獻北田旅館供教士獲選人訓練班之用，並親自教授聖

經一個月。八月離開美國，應瑞典之請，次子存義隨行，備受各教會之熱烈歡迎。瑞典女王召見，殷殷招待。戴氏讀列王記上第十章一至十三節，賓主盡歡而散。關於此行之印象，戴氏說：「自從到達瑞典至今，聽我講道的有五六萬人之多。我相信，許多聽衆心裏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瑞典人民之仁愛，以及招待賓客之慇勤，超過我所見過的任何國人，而我所見過的人，不算不多。」招待戴氏最周到的，就是賀姆格覽牧師，六個月之後，並在瑞典京城組織一個諮議委員會。

戴氏凡事必遵從主的旨意，沒有清楚之前，必等候主，力求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大大蒙神的賜福。他的靈性日進無疆，正如以賽亞書第四十章三十一節所說：「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第三十三章　「給凡有血氣者」　五十七至五十八歲

主耶穌快要離世升天的時候，吩咐祂的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萬民」二字英文聖經繙作「每一個受造者」，意思就是每一個人。有一天，戴氏看到這節聖經，恍然大悟，覺得以前眞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明明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每一個人聽。」而他卻以爲倘若中國內地各省，都有幾個教士去傳福音給人聽，就心滿意足了　那眞是大錯特錯！他後來作一個比喻說：「假使一個國王派出一百個兵丁，想要征服地廣民衆的中國，豈不可笑？」

戴氏還有一點新覺悟，就是主耶穌的每一個命令必須絕對服從。我們不能略微服從祂

—高興時就服從祂，不高興就聽自己的便；覺得容易就服從，不容易就偸懶；對於自己有利就服從，否則規避。祂若不是完全作主，就是完全不作主，絕無半是半非的關係。他認爲對中國每一個人傳福音，不但是應該作，而且是作得到的事。他從前和賓惠廉作旅行佈道，一天平均可以傳給五百至一千人聽。以當時英美各差會力量之大，再加上數萬中國信徒，若能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就沒有作不成的道理。所以就趁着各差會第二次教士聯合大會開幕請他講道的機會，把這個大問題提出來，並於同年十二月將這篇文章刊登在中國大衆，以廣宣傳，得到全世界教會熱烈的響應。現在節譯幾段如左：

「講題：主給五千人喫飽。聽主講道的人很多，門徒認爲沒有法子給那樣多的人喫飽　然而這大衆的確需要飮食，並且必須立刻給他們喫飽，否則來不及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單有門徒是不夠的。他們或者會說：『可憐的人！』『可惜我們不能多得一點麵包』雖是這樣說，大衆卻只好空肚回去。但是主就在旁邊，因此大衆都得喫飽，得到力量，滿足而歸。」

「門徒很遲鈍，容易喪膽，容易灰心，但是主與他們同在；他們可以聽見主的聲音，服從祂的呼召。主也不責備他們，不輕看他們，不棄絕他們，而很仁愛的領導他們，任用他們，沒有一件事不是藉着他們作的。今天這位坐在天父右邊的耶穌，是否也必須藉着我們作事，藉着我們這些枝子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可否讓我代表各位說：「現在我們重新奉獻給你，願你的靈教訓我們，充滿我們　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爲你所用，以拯救這偉大的中華民族。」

「今天我們是否對主耶穌保持這種關係？我們能否在祂的面前作無限制的奉獻？我們不知道將來的結果如何，也不知道需要出多大的代價；但是祂知道，那就夠了。」

「那麼我們就來試一試吧，徧查新舊約聖經，沒有一處叫人『試一試』。我們不要試一試服事主，乃是要爽爽快快，切切實實的服事祂。我們若完全服從祂，必得到聖靈的充滿，正如五旬節門徒得到充滿一樣。凡順服祂的人，祂必賜給他們聖靈。祂的資源沒有限量。在祂的手裏，貧窮變爲最大的財富……讓我們只管順服，不尚理論。祂不會錯，永不改變。」

第三十四章　絡繹來華的一千教士　五十八至五十九歲

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教士聯合大會決議，向全世界的基督徒請求，在五年內，遣送一千教士到中國來。同時大會公推若干人爲執行委員，並指定戴氏爲主席。執行委員會送出一篇文告如下：「爲三萬七千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民呼籲：我們深知這工作範圍之大，責任之重，同心迫切呼籲。我們以不能動搖的信心，藉着復活之主的大能，呼召一千人進入神的葡萄園工作，並求主感動祂的管家，慨解義囊，供給神的工人。我們將不斷向祂呼求，成就這件大事，並叫我們親眼看見，大功告成。」

在這時候，神已在全世界開始工作。遠在澳大利亞洲的美爾布恩有四位神的僕人，聖公會牧師馬卡締尼及助理牧師巴光明，長老會牧師莫東，及浸禮會牧師玻德，這四人都認爲澳洲基督徒應該有份於「中華歸主」的大運動。因此他們就開始和中華內地會通信，結

果巴光明被選到中國來。此外並有人建議組織澳洲分會，正如美洲分會一樣。

澳洲之南有海島名叫塔斯曼尼亞。島上居民李德夫人有女兒曾到中國內地傳道，後來因病回到母家療養。玻德牧師請李德小姐和她的妹妹到美爾布恩去推進「中華歸主」運動，一時大受當地信徒的熱烈歡迎。有許多人獻身來中國傳道。也有很多人奉獻金錢。李德夫人請施喬治祕書寫信請戴氏到澳洲去。戴氏聞訊，大受鼓勵，就打一個電報到美爾布恩去，對於澳洲組織分會表示同意，並表示樂意來澳洲一行。至七月底工作較輕的時候就動身去了。章必成及一個祕書隨行。

戴氏到了澳洲，男女老幼信徒都很愛他。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在一年多之後，作成一套洋囝囝衣裳，非把他送到中國給戴氏不可。她說，「因為我太愛他了！」新諮議委員會開會，戴氏列席，參加意見。有一位諮議員說：「我們所決定的，幾乎都是他所貢獻的意見，而卻好像是自己的意見。戴氏幫助人，而不讓人知道，眞是妙得很！」戴氏感動人的力量非常之大，事實可以證明。他到澳洲一行，六十多人獻身到中國來傳道，金錢的奉獻，更是源源而來。隨戴氏卽來中國的，有男女教士十二人。七月二十一日船到中國上海，戴太太從英國到上海等候他，給他很大的安慰。在半年之內，從各方面來到上海的內地會的教士共有一百三十一人。

戴氏所作「給凡有血氣者」的文稿被一位瑞典牧師傅蘭仙看見。他深表同情，並在歐洲北部，鼓吹不遺餘力，與德國同道組織「德華同盟聯合會」，與內地會分工合作，除受本差會管轄之外，並受內地會總會之指揮。傅蘭仙原籍瑞典，後來入美國籍，所以又在美

國力事鼓吹，勸勉瑞典僑民信徒，並建議每一教會，負責供給一名教士，大告成功。就在美國組織「瑞華同盟聯合會」，與內地會合作。

有一天本書原著作人之一看見兩個好看的北歐洲人走入內地會上海總會所，副主任范約翰走去迎接他們的時候說：「這一定是瑞典國人。」副主任問，「你們一共有幾位？」他們回答，「三十五人，還有十個或十五個人下禮拜來。」大家聚會的時候，他們善彈六絃琴，全體高吟，歌聲嘹亮。他們所禱用瑞典語，英美教士只聽懂「耶穌」，「中國」而已。然而在屬靈的交通上，大家沒有絲毫的隔膜，因爲都是在一位主的裏面

第三十五章　掘深水道

五十九至六十歲

各差會求主差遣一千名教士到中國傳福音，撒但立刻大舉反攻。長江流域到處有暴動，毀了各差會不少的產業。這時候范約翰已回英國，戴氏十分忙碌，辛苦得很。他寫信給朋友說：「人類的大仇敵撒但肆行攻擊，至爲毒辣　我認爲近日的暴動就是對於聯合徵求一千名教士的答復。但是神會對付他；他固然大有權能，但是神是無所不能的。」

戴氏認爲教會遇到危險的時候，正是教士爲主作美好見證的好機會。因此，他就寫一封公函，送給每一個教士，大意如下：「我們常常勉勵中國信徒忍耐艱苦，爲主犧牲　倘若他們看見我們安穩舒服，就必以爲這樣開口勸人，誰也會作。當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必細察我們的行爲，看我們是否眞信神的保護是完全可靠的。倘若他們以爲我們靠軍艦與軍隊過於靠永生的神，那就太可惜了　在危險的時候，我們的一舉一動所給他們的印

象，比幾年的教訓更深。我們若肯為福音受苦，必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危險的時候，乃是用榜樣教訓中國信徒的最好機會。」這次各地的暴動約有五個月之久。大多數的內地會教士並未離開崗位。後來神聽禱告，一連下了一個月的雨，暴動才停止。

在暴動的時期，戴氏對於各工作中心同工的關心，可以從寫給倫敦內地會的信中看出：「豪華德先生：就是你也不容易了解我在中國工作的底細，例如怎樣認識並愛惜每一個親愛的同工，注意聽他們的憂慮，困難，失意，分爭與疾病；如何設法幫助他們，以及收閱電信，報告危急死亡，殺人放火的事，並指示對付的辦法　至於尋常繁瑣的職務，以及五百名教士每月的供給，更是一言難盡。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我不致完全被重担壓倒，就是將每一件事帶到主的面前，求祂幫助。祂誠然幫助了，祂絕不誤事。」

有兩件事令戴氏非常操心。第一件就是二三年來英國方面的自動捐款逐漸減少。對於這一點，戴氏謙虛在神的面前自問，在自己心裏或工作上，有甚麼不對，足以攔阻神的賜福。結果，英國的奉獻雖減少，別方面的收入都有增加，足以補足一切的需要。

第二個難題是：中華內地會最高的權柄，究竟應該操在中國，或是在英國？對於這一點，戴氏的意見可從下面的信看出：「親愛的范約翰：柏迦先生的意見很對，最大的問題，就是關於最後的決定權。這權只可在中國行使，但是我們必須用最溫和，最忍耐的態度，把理由放在諮議委員會之前。這是主的工作，祂的興趣最大，祂必幫助。」後來戴氏親自到英國去，請各諮議員同心禱告，等候主，同時用最好的態度，詳細說明，內地會的最後決定權，應由久居中國，富有經驗的人就地決定，方能切合實際問題。結果，倫敦諮議

員都能諒解，皆大歡喜。

這時候上海內地會教士之中有人追求聖靈充滿，結果有幾位得到能力，信而歸主的人大增。戴氏在這時候送出一封公函給各教士，大意如下：「今日各差會最大的需要，就是聖靈顯然的同在。我們已分送了幾十萬份的福音書籍，作過幾萬里的旅行佈道，然而信而重生的人太少了。我們必須謙卑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恐怕沒有幾個人滿意我們的工作。也許有人以為若擴大我們的組織，就能得到更好的成績。可是我深深感覺，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組織的擴大，乃是聖靈的充滿。假使我們所接觸的十人，或是一百人，全然無效，那末再加一倍的人，有甚麼用處呢？我們若停止工作，謙虛在神的面前，求聖靈的充滿，掘深水道，讓祂不可抗拒的大能，從我們流出，豈不是好得多麼？」

「現在多少的靈魂，因我們缺乏能力而滅亡。神正賜福給憑信心求聖靈充滿的幾位同工。我們若預備好，一切都預備好了。讓我們求祂檢查我們的心，掃除一切阻擋祂工作的障礙物。使祂可以藉着我們施行大能。倘若我們中間有人時出怨言，誹謗同人，喜歡妄談笑語，讓無關緊要的事妨礙神的工作，或是忽略讀經禱告等事，就當向神認罪，要求祂照祂的應許，饒恕我們，並當心以後不再犯罪。既已除掉一切障礙，降服在神的面前，就當從新奉獻，用信心接受聖靈的充滿，讓祂佔領，並管理這已經潔淨的殿。」

第三十六章　前進　　六十一至六十二歲

戴氏寫信給范約翰說，「最近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昨天我們收到一千六百鎊，作前

進運動的用途。當我們勇敢前進的時候，神每次叫我們所作的，盡都順利，是不是這樣？」爲推行前進運動，戴氏兩次到德國去鼓吹，深信必能從德國得到很多很好的教士到中國來。此後，又預備到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去呼召青年深入中國內地。這時候「中國內地會史略」已經出版，銷路甚廣，感力也大；在一月內，竟能收到一萬金鎊的奉獻。

此後，戴氏到美國向信主的大學生演講「聖靈充滿」的意義，聽衆多蒙恩典。再回上海處理會務。後來又要去華北幫助各處新來的瑞典教士和中國人的糾紛。他的次子對他說：「親愛的父親，五月已到，天氣炎熱，這遙遠艱難的路程，恐怕你受不了。或者因此犧牲生命，也未可知。」戴氏很溫柔的說：「是的，但是我們應當爲弟兄捨命。」兒子不敢再說，就決定隨同父母一路去。此外還有二媳婦金氏，及女婿郭豁達，一共五人同行。一路備嘗辛苦，自不待言。到河南周家口郭氏的教會，會見教友陳珠波。他是一位退休的文官。他對戴氏十分景仰，上書致敬，親送筵席，款待嘉賓。再三對戴氏說：「若不是因爲您老先生的工作，我們不會知道主耶穌的愛。」有一個窮苦信徒對戴氏說：「我常想到我們的首席老牧師，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貴重，但是他不很健康。我還未老，可能再活一二十年，但是，戴先生——老師，我願意你知道，如果我忽然死了，那是因爲我已經求神將我的餘年加給老牧師。這事不足道，不過是我在主面前一點意思而已。」

從周家口往西安進發，途中大雨不停，山洪怒衝，路面如同泥沼。有一次，正將過河，有一驢車搶先入河，在河中被山洪衝倒，驢仰人翻，車子打[illegible]，幾乎喪命。戴氏及同伴得前車之鑑，繞行安全之路，得免危險。走過西安平原，看見沿路教會工作處甚多，與八

年前的黑暗時期不可相比，給戴氏不少安慰。再走十七天，安抵西安，在那裏和瑞典教士們開了幾天會，劃分西安以北至甘肅省爲瑞典教區，任用濮多馬爲主任。從此內地會和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

一切會務處理完畢，戴氏和同人就從西安向東入山西運城。這時天氣極熱，車中溫度攝氏一百二十度，不得不改爲夜行晝息。將到平陽府的時候，有人迎面而來，操英語問：「前面客旅莫非是戴老牧師及其同伴？」一看乃是何斯德及席牧師，特來歡迎。席牧師請戴氏及同伴到他家裏去住兩天。家中佈置甚好，招待之慇勤誠敬，無以復加。當戴氏向他致謝的時候，席牧師凝涕說：「想到先生爲傳福音給我們所受的勞苦，今天的招待，眞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天。我怎能不款待先生呢？」

第八段　因愛，勞苦到最後一分鐘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　六十三至七十三歲

第三十七章「我的杯你們能喝麼？」　六十三歲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戴氏在平陽府席牧師家裏作客的時候，聽見中日戰爭爆發，第二年四月就結束了。這一年就是徵求一千名教士來中國的末了一年。在五年內由各差會派來中國的新教士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其中男教士只有四百八十名。戴氏一面感謝聽禱告的主，一面提醒各教會不可自滿，因爲主要的目標——傳福音給每一個中國人聽——離成功之日還遠得很。

戴氏從華北回上海不到一個禮拜，就開始收到書信，報告內地許多地方暴動的消息。從沿海到西藏交界，各省都有暴動。除重慶外，四川各工作中心都受暴徒的攻擊。祕密會到處活動，被裁的兵帶槍四出騷擾人民，聖公會的司徒華德夫婦及他們的小孩與八個同工都被暴徒殺死。青海西寧回教的變亂最久，也最利害。二年內被殺人民有八萬之多。當時內地會教士竭力救助受傷及飢餓的難民。浙江溫州亦有暴動及霍亂流行。教士及中國信徒死于霍亂的共有九人，眞是禍不單行。

從另一方面看，可使戴氏得到安慰的事也正不少：就如教士所辦救濟的事，引起中國人士的信仰，使傳道工作容易推進，中國信徒忠勇救護外國教士，證明過去的工作不是徒然。至於神奇妙的拯救，更是處處可見，叫各處的信徒感讚不已。

在英國方面，各處信徒也紛紛開會爲中國禱告，並立志加倍努力，認爲這種不幸的變亂更足證明中國絕對需要神的救恩。而對於慘殺的詳細情形，卻不願提起，以免刺激輿論，致引公憤。如此，個人的情感完全消滅，竟如基督捨去性命，爲欲拯救萬民。

戴氏得到暴動的消息，非常焦慮，但是遠在數千里之外，緩不救急，愛莫能助，只好將各教士及信徒的生命交托在神大能的手裏，並日夜爲他們禱告。「這杯你能喝麼？」請看戴氏怎麼說：「在憂患之中，許多靈魂得救。有的雖受阻擾，仍然得救；有的因受試煉而得救。一八九五年得救的人，居然比以前任何一年更多，想到這裏，大得喜樂。」他又說：「聖靈似乎在全世界爲中國作工。」

第三十八章　再前進

六十四至六十七歲

戴氏感覺自己的身體漸漸衰弱，而且病後健康的恢復遠不如從前之速，就注意預備繼承的人才，並設法使內地會的組織健全起來。於是任顧正道爲助理主任。在各省設立主任，督導各該省的工作。又在上海任用專門人才，分掌文書　會計　運輸　建築　醫藥、等事宜。在浙江視察教會的時候，又將衢州一帶地方劃爲德國同盟差會教區。一切重要事務處理完畢之後，就應友人之請，和戴太太往印度，參觀印度的教會工作。又從印度趕回上海赴內地會春季例會。會議完畢之後，將主任職務交給顧正道代理，就和戴太太回英國去了。總幹事海便雅憫就在戴氏這次回英國的時候退休。他曾爲內地會忠勇負責二十年，貢獻極大。

回到英國之後，戴氏最關心的事，就是「前進運動」。他在英國不斷旅行，對各處信徒演講。因爲過度疲勞，弱體支持不了，就應柏迦氏之請，到法國南部去休息兩個禮拜，然後轉往德國演講。到了柏林，住在彪克拉公爵的家裏，備受公爵的優待。戴氏到德國之後，方才發覺德國的教會領袖對於內地會的制度，非常懷疑，態度一點不好。德國貴族婦女大維巴納夫人對於戴氏的工作非常同情，同時也很知道德國牧師的態度，所以就在她的公館開一個茶會，邀請戴氏及柏林的著名牧師，藉以溝通意見，解除誤會。關於這一次的茶會，她有筆記，略譯如左：

「英國來賓站在我們的中間，身材並不魁梧。他的淡黃卷曲頭髮，令人感覺他的年齡比較輕些。」但是這位虛懷若谷，以天爲念的客人，眞能克服聽衆對於他個人及其工作所持隱藏的偏見！在交談之中，有人問：「近來內地會接納德國教會中幾位很有才學的青年。他們怎能和美以美會及浸禮會的教士同工呢？」戴氏囘答說：「最要緊的，雖然內地會的同工來自各公會，但是他們在基督裏合而爲一。我認爲救人的偉大工作，可以勝過神道學的派別。我們的標語是：『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爲一體了。』主所選擇的器皿，在祂的手裏，就是最卑微的，也能榮耀祂的聖名，正如在大自然之中，有山林中的大樹，也有草地裏的小花。無論大樹或小花，都是神所栽種的。比如我個人，並無特別天才，天性有點退縮。但是我慈悲的父神傾向我。我自小信心輭弱，祂卻加強我的信心，教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安息在祂的裏面，爲小小的事情求告祂。」

有一位牧師說：「聽說你向來不找人捐款，但是所得到的捐款卻是很多。但是我們主

張訓練信徒作有系統的捐獻。」戴氏說：「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甲得到一種引導，乙得到另一種的引導，各人必須按照自己所得到的亮光去作。剛才我說過，因為我的輭弱，神承認我所用的工作與禱告方法。我絕無意勸人模仿我的方法。你訓練個人及教會全體作有系統的捐獻，用意很好。」正在這個時候，太陽照在他的臉上，更彰顯他心中的喜樂平安。有一個人用手遮眼說：「在這人的面前，我們都該自覺慚愧！」散會時，有一位白頭的老教授走過大廳，抱着戴氏的頸項和他接吻。

戴氏從德國回英倫之後，又忙了一個夏天。因為過分勞苦，頭痛與神經痛同時發作。醫生命令他完全休息幾個月，所以就到瑞士去養病。這時候內地會有特殊經費問題，戴氏為此迫切禱告，並擬再到美國澳洲和中國一趟，忽然接到一封信，說莫東先生捐給內地會行政費一萬鎊，就欣然動身回英國去了。後來又聽到莫東先生的遺囑裏還有一筆十萬鎊的捐款給內地會，戴氏受寵若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因為知道金錢多，不無危險。況且金錢不能救靈魂，惟有被聖靈充滿的人，纔能救靈魂。因此，迫切求神賜下聖靈給各同工，使他們有髑髏地的愛及五旬節的能力。

第三十九章　「父阿，是的……」　六十六至六十八歲

在晚年的時候，戴氏深深感覺要使福音普徧中國各地，最要緊的一點，就是求主興起聖靈充滿的中國基督徒來負起責任。關於在「前進運動」的第二期主文，他說：「可能在這時候，神的靈正在未信之人中間大大作工，預備他們的心來接受福音，並叫已信的人，

得到更深的祝福，更從他們與起清楚被召，才學合格，生活聖潔，欲罷不能的佈道家。

戴氏一生謹愼虛心，每有顯著的成功，必益加警惕。在第十次來中國的途中，他寫：「倘若神的靈大大作工，我們就可以斷言，撒但也必格外活動。當我們求主差遣一千名教士到中國來的時候，撒但立刻反攻，使教會遇到空前的暴動與慘殺。這不是教我們畏縮，只是教我們不論何事，必須靠神發動，惟有靠神，纔能繼續下去。」

戴氏到中國之後，常常生病，天天睡在房裏。他寫信給一位臥病的皮爾遜博士說：「神費很多心思，把我們倒空，叫我們看見，沒有我們，祂的工作還是一樣進行。自從這次到中國以來，我的身體非常衰弱，不能不辭去一切公務，但是在不足令人注意之時，尚能爲許多事情思想，禱告，並和同工商量問題，相信將來可以結出一點果子，也已學到一點教訓。有時神不用我們，而成績更好。最好的工作不都是藉着很多人作的……。」

戴氏的健康復原後，就作幾次的旅行，藉着通信及會議，促進許多事業，並在上海和二百多名教士作個別談話。後來又往煙台，牯嶺去，工作範圍更廣。同時他藉着通信，幫助了許多人解決個人或教會的問題。此後英國佈道家尹慄德先生來中國到處領奮興會，神大賜福。

中日戰爭之後，人民不滿意前清政府，時局日壞。歐洲報紙公然主張瓜分中國，引起中國朝野的仇恨。華西發生變亂，光緒皇帝被西太后軟禁，慈禧下令倡導仇外運動，西人生命，岌岌可危。澳洲教士明鑑光在貴州與一個黑苗信徒同時被殺。戴氏往重慶赴內地會華西教士大會。因過分辛苦，又患重病，危在旦夕。戴太太日夜服事，毫無起色，就跪下

向神呼求說：「主阿！我們不能作甚麼，隨你的意思替我們辦罷！」戴氏全不知道太太的禱告，第一句話就是：「親愛的，我覺得好些了。」從此就漸漸好了。

回到上海之後，他們又到杭州去。回想三十餘年前的事，不勝今昔之感。後來又到莫干山去，再往煙台，住了一個月，眼見一百五十個外國教士的兒童，健康活潑，歡天喜地，至感愉快。此後戴氏又到澳洲及紐西蘭去推行「前進運動」，正在這時，慈禧下令殘殺西人，義和團起而響應，到處慘殺中西基督徒。那時戴氏已回到英國，轉往瑞士養病，接到函電，知道數百教士及中國信徒殉難，黯然魂銷，心臟幾乎停止跳動，微聲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仍能信靠祂。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第四十章　風浪中的休息　六十八至七十二歲

一九〇〇年，內地會教士殉難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小孩，有些和父母同時被害，有些不堪其苦而死。戴氏憂心如焚，八月中消息最惡劣的時候，他毫無力氣，幾乎不能走動，脈搏每分鐘從八十次降到四十次，心中極端的痛苦，好像一把快刀，正在殺他。惟有將一部份的消息留下，不給他知道，纔將不絕如縷的命救活。

內地會教士雖然横遭慘殺，房屋衣物損失殆盡，却無一點怨言。徧查受害者及其親友的書信，不見一句怨恨，報仇，或要求賠償的話。戴氏主張內地會公物，一概不作賠償之要求，即使中國官廳情願賠償，也不接受。英國外交部及北京英國公使館，對於這種態度

，深表欽佩與同情。

戴氏身居瑞士，心在中國，渴想早回中國，安慰慘受逼迫的教會。一九〇一年夏天，一日在松林中散步，松鍼鋪徑，戴氏滑脚跌倒，脊骨老傷又發，不能行動，中國之行，只可作罷。數月之後，回英一行，看到許多老友，深得安慰。七十歲生日之前，又回瑞士與老摯友柏迦夫人爲隣（柏迦先生已去世），往來甚密，快樂得很。閒時拿照相機，徧攝山、水、木、石、奇花、異草，研究動植物，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宛若兒童一般。讀經時間很多，把新舊約聖經讀完第四十遍，並搜集各種譯本，互相比較，與趣非常濃厚。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向諮議委員會辭去主任之職，並介紹何斯德爲內地會第二任主任，諮議員及各同工全體表示同意，深佩戴氏知人善任。

一九〇三年，戴太太發現身上有瘤，因爲她的母親曾死於癌，頗爲恐懼，卽電召次子存義醫師來瑞士侍醫。這時美國分會諮議員癌症權威凱立醫師，正在瑞士遊歷，就請他來診病。一查確是患癌，且病已深，開刀無益，乃婉言：「無需用手術。」戴氏夫婦以爲不是毒瘤，故無需開刀，大得安慰，欣欣然度其餘年。

第四十一章　「祂的道是完全的」　七十二至七十三歲

戴太太直到去世以前的數日內，不斷寫信給親友，勸勉他們，安慰他們。她最後一舉，就是奉獻一百鎊給內地會，爲感謝天父恩典的表示。臨終雖然呼吸困難，仍一再對戴氏說：「沒有痛苦，沒有痛苦。」天將亮的時候，看見戴氏露出憂容，就對他說：「求祂快

把我帶走。」戴氏一生沒有作過這樣難作的禱告，但是爲她的緣故，就向神呼求，快釋放她的靈魂。五分鐘之後，她的呼吸停止了。戴氏的孤寂痛苦，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他獨居的時候，屢次舉起淚眼，看掛在牆上的藍色法文金句：「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希伯來書第十章二十三節）稍得安慰。

幾個月之後，戴氏的健康顯然有了進步，就想在次年的春天再來中國。到時本書的原著作人（戴氏子媳）隨父親經美洲到中國，一路服事他。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七日，船到上海，中國諮議委員會正在開春季大會，因此得以會見內地會主要負責人，如何斯德，范約翰，宓道生等教士，從新交舊友得到很多敬愛的表示。數日後往揚州，和穆素英女士過耶穌復活節。在鎮江時，步行至教士公墓，看戴夫人及四子女的墳，撫今思昔，不勝依依，轉思地上作客之日快完，天家再會之期不遠，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平安。

從鎮江坐輪船到漢口，看到老友楊格非(Griffith John)及馬丁（W.H.P.Martin）二博士，久別重逢，欣慰無似。三人在中國傳教，合共一百五十六年之久，堪稱難能可貴。休息幾天之後，又從漢口乘火車往河南。從前需走二禮拜艱難的路程，現在一天就可到達。火車開至郾城，戴氏及同行者下車，住在澳洲教士饒裕泰夫婦的家裏，見其工作，深感滿意。次日往襄城趙理明夫婦的工作處，行了一日陸路，宿過一晚的小客棧。第二天夜裏十至十一時之間，有人敲門，欲見戴老牧師，趙理明說：「老牧師旅途辛苦，今已安睡，不便打擾他。」客人說：「不要緊，不要緊！」就從衣袋中拿出一包東西，從紙窗塞進去。問是甚麼東西，回答說：「沒有甚麼，只是一點小意思，老牧師遠道而來，我們當盡東道主的

責任。」說完就走。趙理明一時忽促，未問姓名，有點後悔。到禮拜日那客人來作禮拜，戴氏當面致謝。從襄城戴氏決定要到周家口去，因爲他的女兒便是該地第一個女教士。禮拜日有人送一乘八人抬的轎子，來接老牧師去講道，他不肯坐，徒步走去。後來又往陳州府，當地信徒排隊迎接，客人自遠處看有物發光，近看纔知道是「內地恩人」四個金字。又有陳州基督徒勉勵會的婦女歡迎他們，並贈送銀質徽章，特請戴氏等作陳州教會勉勵會的名譽會員，戴氏非常歡喜，將這徽章掛在衣上，直到去世之日。

鄰縣太康信徒走了一天，特來敦請戴老牧師光臨。在路上聽說戴氏太累了，恐怕不能去，勸駕的人立刻禱告說：「主阿！我們作了甚麽錯事，以致我們的老牧師，走了幾萬里，離我們只有一天路程，卻不來看我們？我們也是他的屬靈子女阿！求主幫助他來看我們。」到了陳州，看見老牧師的身體還好，正在參加施洗禮拜，並對新信徒談幾句勸勉的話。他們就接他到太康，後來又到周家口去住幾天，恰巧到時是禮拜日，五月二十一日。信徒知道這一天是戴氏的生日，就送他一幅朱紅緞幛，上寫「心悅誠服」。

五月二十六日，戴氏又回漢口。這一天是「蘭茂密友爾」帆船載內地會同人到中國來的第三十九週年紀念日。五月二十九日坐輪船經洞庭湖入湘江，六月一日下午到長沙。次日禮拜五，早上下雨，不便出門，下午坐轎出去遊覽長沙城名勝地點。禮拜六上午對中國人講道，下午赴茶會，見長沙各教士。晚上覺得太累，不願下樓吃飯，由他的兒子送上樓給他吃。媳婦在房裏伺候，她寫：「正說話的時候，忽然看見戴氏的頭一轉，喘一口氣，以爲要打噴嚏。又連喘兩口氣，而不呼叫，不說話，不窒息，也不對我看，似乎沒有甚麽

知覺。我跑到房門喊存義，但是他未到床邊之前，就已安然歸主了。臉上的安息與鎮靜，令人不可思議。宛若一個孩童，安然睡着，連房間也有說不出之平安的氣象。中外的朋友接踵而來，站在他的床邊。有一個女人說：『師母阿！千千萬萬的天使接他去了。』最後一個青年的傳道人來了，他撫摩他的手說：「老牧師，老牧師！我們眞愛你，今天特來看你，渴慕見你的面。我們也是你的小孩，你爲我們開天路，愛我們，多年爲我們禱告。你似乎很快樂，很平安，你正在微笑。我們不要你回來，我們要跟你去，我們一定來。老牧師！不久之後，你要歡迎我們。」

一會兒，李牧師和幾個同道帶一具棺材來，請在長沙安葬老牧師。家屬說明家墳在鎮江，老牧師有遺囑說，他若死在中國，必須與夫人合葬，就不再堅請，而將棺材送給家族。大殮之後，衆人結隊輓送老牧師上船，開往鎮江，葬於揚子江邊，戴夫人及四子女墳塋之旁。隨後上海，倫敦，美洲，澳洲，歐洲各地，紛紛開追悼會，雖帝王喪事，無此哀榮。主人說：「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時，義人在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

第四十二章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戴氏摯愛中國，甚至爲她捨命，留給她及教會的成績何其豐富偉大！正如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他的一生恰如主耶穌逐日向自己死，向世界及其財寶福祿尤其如此。在神藉他所作成的工作中這生命仍然活着結果。

在他離世的一年，已有基督教傳道人散佈在十八省，其中八二八名，係該會教士。是年，因該會工作，信而受洗者共二五〇〇人。拳匪後十年中，該會工作有非常的發展：中國東北的復興蔓延至中國本部，成爲普遍的運動，教會人數因以激增。同時，在四川東北，西藏邊界等地開始傳道工作，且設立傳道中心五十二處。自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該會所創立的教會的數目，自四一八增至七五四處，佈道所則自五二一增至一一〇〇所，又在一九一四年受洗的有四五〇〇人。

一九一一年，各差會的教士大半停止傳道工作，從事其他慈善事業。但幾乎全體內地會同工仍舊推進佈道工作，直接遵行主的使命。如此，神賜戴氏的啓示又爲繼起者所担負。

一八七三年，戴氏說：「我希望開辦一個神學院，藉以透徹訓練中國傳道人士。」在離世前，這希望並未實現，可是在一九一二年，該會負責四所聖經學校，又於一九四九年，與十八聖經學校及神學院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妨害工作的進行，祇有些經濟的困難。在一九一八的一年中有六千多中國人歸主受洗。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的教會遇到其他的困難，因不純正的信仰到了高峯，有些差會受到影響，漸次改變方針，惟獨內地會的廣大團體仍本原來的基礎。一九二六年，該會覺得不能與開辦已四年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合作，因之退出。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時局不靖，教會工作大受威脅，該會教士亦遭遇土匪，綁票，及暴徒的傷害。以後，排外運動幾使各教士被迫退至沿海一帶，使內地會同工有

良好機會檢討過去成就，重新計劃未來工作。當時，有些其他差會人士對工作前途似乎悲觀，但該會同工却以一切困難危險實足激勵前進，更靠祈禱，遂重申該會宗旨，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將福音傳遍中國。爲欲完成這使命，教士不必在教區內工作，却須積極到福音未聞之地佈道，並使教會仍以自立，自養，自傳爲目標。一九二九年，爲增加二百名新教士事，該會向世界呼籲。二年後，其事竟成，新教士如數到了中國，預備參加「前進運動」。一九三二年，一隊青年教士進入新疆，設立二處傳道中心，並加強在迪化的教士陣容。一九三六年，有八八四一人受洗，打破已往紀錄，何斯德先生的總主任職位也由唐進賢先生(Gibb)繼任。

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日交戰，以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中國遭到無限損失，內地會工作亦受影響。一九四〇年，總主任職務改由華福蘭會督(Houghton)担任。在他的領導之下，會務日盛，且能適合需要。太平洋戰事發生後，上海及多數其他華東教士被迫進入集中營，臨時總會已設於重慶，其餘教士逐漸西遷，在不慣的環境中繼續工作。當時該會教士開始學生工作，有分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工作，果實累累。自一九二七年起，該會所提倡教會應自立的計劃有了明顯的効用，在日人所佔領的區域，雖然失去教士的團契和幫助，但仍能在患難危險中，站立得住，繼續見證福音。所有的成就，眞可使這偉大的創辦人的在天之靈喜樂。他曾流淚撒種，他的同伴也參與勞力，以後的同工却在喜樂中收穫。

在中日戰爭未結束前，該會在祈禱中尋求神的未來工作計劃，重新考慮與教會的關係

。教士早已明白表示不願在地方教會中佔着領袖地位，而由中國信徒担任一切責任。那末該會教士的地位又如何呢？以弗所書三章十節所說「爲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話可作答覆。神以教會爲計劃的中心，並以她爲溝渠，來達到祂的目的。該會的地位既然分明，即成爲教會的輔助機關，教士個人則爲她之不可少的分子，並以她的名義作工。對那歡迎他們的任何教會，則願奉獻自己的一切恩賜。至於沒有教會的地方，他們亦願以教會名義，或與她合作，來促進佈道工作。一九四四年，戰事突然結束，這計劃得以立即實行。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內戰繼起，政局不定，但教士照常回到中國。至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共有教士八百多名，他們決定不因環境的變遷而撤退。他們隨時隨地的力求與教會及聖經學校合作。局勢雖不樂觀，信心却可運用。戴氏以屢次經歷極大的患難及逼迫爲更大的賜福及前進的預兆。

在「中華歸主」的事工上，戴氏尋找那種人呢？在今日誰配受神的託付，以完成這工作呢？他說：「中國需要爲救靈魂的緣故，願意過着任何生活，及忍受任何遭遇的，眞實的渴慕救靈魂的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得以補充或接替。這心願遠勝任何才能……。我們所需要的人就是相信眞神乃無所不知及信實的神，以致信靠祂的；『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以致成爲『禱告的人』；相信全部聖經乃神的話，並承認『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的宣告，以致準備實行這『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傳福音使命的；以及相信永生，以致爲此而生的人，凡肯努力工作，而不求讚許的，重視神的喜悅而不管人之反對的，及深愛中國的人，必能計算靈魂的收穫及在將來得着榮耀的冠冕。」當時，他

想着外國教士，但在今日，這呼聲也對着中國的青年，因「中華歸主」之事工終成中國教會的責任。他又說：「爲欲拯救世人，我們必須捨己，正如基督將祂自己捨給世人。」

「願神使我們確知地獄，以致我們必須使人逃避；確知天堂，以致必須引人同去；以及確知基督，以致我們的最高動機和目的乃是引領萬民歸主。這樣，基督始爲『憂傷之子』，終成『快樂之王』，正如祂所求的：『父啊！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編後

在內地會成立的一年，柏迦氏預表牠好似一棵樹，必須等牠長大起來。起頭只有一支細莖，數片小葉，或嫩芽，後來發出枝條，最後纔長成大樹。但栽種者必須忍耐等候，如果有了生命，自然會照天然的次序生長。該會的發展正是如此。藉着多年的祈禱及不變信心的栽培，這粒微小的種子落在肥土裏，已經長成了一棵大樹，見證神的工作，信實及大能。大樹的主幹雖然不像原來的細莖，却是本乎同一棵樹。照樣，今日牠之所以能繼續存在並蒙神賜福，乃是因祂所啓示及引導戴德生的工作原則仍在帶領着。

內地會好像一個有生命的機體，不像一個普通的組織。自始，創辦人戴氏以全權處理工作。他與同工一起工作，他的命令必須服從，一如戰場上的將軍之對於士兵。他向候補教士徹底的說明緊要的屬靈原則，因他們是工作的基礎。他的總部先在杭州，繼遷揚州，後至鎮江成立。未遷至上海前，總部曾在煙台，支部則在武昌。該會的特點，乃是由在中國的教士管理，而不是由在英國或美國的委員指揮。起初沒有委員會，只有柏迦氏一人自動在英國當作戴氏的代表。直到今日，這簡單的辦法在原則上仍舊如此，在中國有總主任，在外國有代表。那就是柏迦氏所說的「細莖」却在長大中得到擴充。戴氏將神工作的一切計劃與他商量。他們非常合作。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稱亦在柏迦氏的會客室內決定。戴氏到中國後，柏迦氏爲他的倫敦當然代表。

一八五六年，十八名教士來華使工作人數增至廿八名。四年後，教士散佈浙江，江蘇

各地，戴氏仍自理會務：如財政，信札，修改福音書的繙譯，管理藥品，視察各工作中心，及醫診同工等等。一八七〇年起，在中國的例行會務始由一祕書處理。一八七二年，柏迦氏退休，戴氏遂爲唯一的負責人。同年，他在英國的工作由一小諮議委員會辦理，委員之一當作祕書。他們的工作是傳遞金錢的奉獻及處理候補教士，並不支配內地會工作，正如戴氏說：「我們確信沒有人以爲在外國的工作體制改變了其性質因之不同，其實，實行的原則還是一樣。」

至一八七六年，該會在中國，有五十二位教士及七十位中國同工。在英國，代表中添了主任祕書及會計各一。自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傳道工作擴大至福音未曾傳到的各省，總主任的事務因之大量增加。一八七八年六月十四日，他自英國寫着：「今晨我懇求神賜我一個聰明又有理解的心靈，一個遠大的意志，及一個組織的才能，願主使我勝任，不斷增加的責任。」在回上海前，他昇擢在英國方面的主任祕書爲主任及諮議委員會主席。到了上海，他設立辦公室，教士招待所，及供應部，工作效力因以增強，教士協助的機會亦得增加。

一八八二年，工作的繁重，時常旅行視察，許多試煉，危險及責任，使戴氏不能獨自勝任。在十個月內，他寫了二六〇〇封信，當時並無打字機，他的妻子是唯一的助手。爲了中華內地會的組織和安排問題已有多多的禱告。在一八六五年，這一個人所能做的，現在不能了。嫩芽必須長成強大的主幹及支枝。當時他說：「求神指示組織這工作及引導有恩賜的人來實行牠。現在正是需要充滿聖靈能力及富於領袖才幹的人……，若只顧到屬靈

的重任，我在目前還可維持。」

在一八八三年，他又說：「我們確定任何事情不能更改本會的性質，或使我們拋棄在開工時神自己的，又是祂所賜福的方針。但在英國以諮議委員協助主任的辦法亦可施行於中國，委員可以兼省主任，省內的教士又可組成省諮議委員會協助省主任。雖然如此，新的原則尚未添上，然而我們的工作仍可無限制的發展，且保持着本來的原則……。我現在所提議的計劃可使有經驗的教士都能與我商議，並使全部工作得到更有效的管理。」二年後，這辦法實行了（諮議委員會成立了），他又委任副總主任在他離開中國時代理職務。這簡單的組織一直保持到今日。

戴氏將自己的一部份權柄及任務分給同工，不免有些糾葛，不過同工中的大家庭氣象還是存在。他寫信給某省主任說：「我願意你在神前覺有責任力求扶助各傳道中心的主內弟兄，眞正的扶助他們，實在的感覺對他們有履行義務的責任，眞實的代他們祈求，並找機會與他們同心禱告，及深切的關心各鄉間佈道所，並普遍工作。最要緊的，不要使他們想像你是在較高的地位，在適當的時候，神自然會啓示他們的。當服務及扶助他們的時候，你就成爲他們的領袖。」自始，雖有這些事情的安排，他並不依靠組織。他又說：「若是實際上，假定我們的標語是：『非基督，乃是我』，就是只靠自己，不靠基督，那末最完美的組織也決不能使我們勝過世界，肉體，及撒但。因此，這工作的標語必須更換。」

一八八六年，在中國的諮議委員會成立了，有教士一八一人，其中一一〇人係新來的。戴氏於是知道需要發行一本手册，記載內地會的組織，教士的管理，工作的分配，及其實

施的方針。這書中的一段寫着：「我們須力求互相救濟，彼此扶助，若不合作無間，則廣大及分散的本會工作不能運用自如。離總會遙遠的教士當受幫助，但他們必須與總會密切合作。屬靈的行政定律最爲緊要，對於我們各人都有影響。此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指正迷路，引人歸正，以致榮耀歸於神，恩及他人，非爲管理者的酬報，實是引他更近十架，就是更爲同工的利益而受苦。純正的心靈喜愛這屬靈的管理，在遵守時，絕對自然。」

中華內地會的迅速擴充，成了國際性的組織，因爲神將在中國傳福音的負担放在美國，澳大利亞及歐洲兒女們的心上，諮議委員會亦在該國等成立，但是最高權力仍屬總主任及在中國的委員會。此乃本會與其他在中國之差會的主要區別。戴氏說：「我們在中國可能做錯，昔在亦然，若棄絕本會原則—卽我所確信是神所啓示的，更重大的弊端必然產生。」在一八九〇年的六個月中，一三一名新教士到了中國，至一八九三年，共有五百同工，工作蒸蒸日上，他還是說：「神恩夠用，足以安慰悲傷的心靈及推進祂的事工。」

傳福音「給萬民」乃戴氏深覺的使命，催促他前進開闢新的地方。那時，他和其他領袖的心靈，因在一九〇〇年五十八名教士爲基督殉道而極其悲傷。一九〇二年，他請何斯德先生（Hoste）繼職，三年後，他行完了祂的道，在長沙歸天永息。

內地會的工作與所創立之教會應有天然的關係，不能例外，正如兒女之對母親，又如使徒保羅有特別的愛心對他的屬靈兒女。該會並非教會，乃一羣外國同工。此應鄭重聲明。自從開始，其存在的目的乃傳福音「給萬民」。不久以後，戴氏知道創立教會及訓練中國信徒成爲同工乃完成這使命的捷徑。這些教會與內地會雖有密切的關係，但到這時（

一九四九年），他們多數完全獨立及自由決定最合乎聖經的教會體制，而教士則站在同作肢體的地位。

在初年中戴氏在寧波協助訓練中國信徒工作，其中王來君先生奉派至杭州任該會首先創立之第一任牧師。一八六五年，戴氏說：「我們願意中國男女信徒興起，成爲實在而又完全自立的信徒，選擇自己的牧師及執事管理教會，用自己的方言，在祖地上及完全中式的屋內敬拜眞神。」若這純粹中國教會的觀念有時不能實現，此非原則的錯誤，乃是肉身的輭弱及環境的驅使。他又說：「我以外國教士比作建屋時的架子，亟須拆除，或更好的，搬至別處應用，愈早愈妙。」在山西教會的初期，他探望他們，並照使徒時代的樣式，從信徒中選有明顯屬靈恩賜者，立爲牧師，長老及執事，負責事工。目前該會與所創立之教會的關係，極爲密切，已如上述。教士極願應請使用神的恩賜，或傳福音或作教導，以建立教會。該會不再差派教士至有教會而未被邀請之處，蓋其基本工作，仍爲傳福音給未聞基督的名之處。因此，歷年以來，自世界各地，有青年信徒來至中國，及千萬外國信徒奉獻金錢以推進神的工作，並爲全中國祈求。

戴德生的唯一成功祕訣是信服神的信心，這能移山的信心，這信靠那無所不能聽禱告之神的信心。他說：「本會的宗旨在乎配合神與中國的需要。祂創造該會，並站在幕後，只要把每一問題帶到祂的面前，因爲祂能解決困難，補足欠缺。」那位神仍爲今日內地會的神——聽禱告並行奇事的神。祂也是中國最低微信徒的神。凡願同樣的信靠祂並專一的順服祂的人，必能經歷相彷的效果。

對經濟問題，戴氏的信心最爲切實又明顯。內地會今日之口號仍爲「只用禱告求神感動人」。該會從不募捐，或向人請求捐款，且以負債爲不合乎信靠神的宗旨。自創辦以來，卽以此點爲基本原則。所有教士非由該會聘請，亦不向該會領薪，都認淸各人爲神所差遣，並信靠祂能供給一切的需要，但將所收集的奉獻大家分配。戴氏自己却從未自該會領得分文，而單靠神之完全獨立的供給。

自二名教士在中國佈道時起，戴氏卽留心又詳細的記着帳目，按時接濟他們，及至他們人數增至七八百名，內地會繼續實踐對同工及千萬奉獻者的責任。該會工作謹慎並有效的隨時多方關切全體同工的需要，但他們仍需過着樸素而又節儉的生活，奢侈的生活不合乎信靠神的生活，因此，適合健康的樸素生活乃該會的特點。

最後，基督身體的合一更是一直注重的，因之，內地會教士不分國籍宗派，認定在耶穌基督裏合而爲一。在過去八十年中，全體教士，不分任何派別，合作無間，成爲一體，使「中華歸主」。他們在中國的目的不在設立宗派，乃在建立基督的身體，是故，樂於與該會以外同作肢體及有同樣目標的同工合一，正如戴氏所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戴德生传　　（下卷）
作者＝戴存义暨夫人著
页数＝１１３
ＳＳ号＝１１２３６３７７
ＤＸ号＝
出版日期＝１９５０年０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内地会